

菰中隨筆

二冊

合 菰

琴 中

署 郭則澧
端

隨 筆

菰中隨筆合刊序



崑山顧亭林先生以前明遺逸遂居講學聿開康乾文治之盛所著天下郡國利病書實經世鉅作先生蓋具匡濟之才不幸遘國變無以發摠其志乃託於著書以自見世徒以儒者目之失其人矣菰中隨筆者先生舟車所至手不釋卷就其心得者筆之世傳玉虹堂本槩行已久傅氏藏園藏其別本與玉虹堂本不同一字蓋先生卽世後門弟子輩就其現存者輯之餘本散置不及萃掇然衡其體例筆法及歷來記跋其出於先生手稿蓋無疑也余於先生景仰有素旣以崑山傳是樓別業爲三賢祠三賢者歸震川朱柏廬兩先生皆崑山人而先生學行尤著藏園適共事古學院知同人方蒐刊名著因出其別本借錄付梓

迭由周養安郭嘯麓傳治薌諸君詳加校訂析其訛補其
佚所考正者凡數十條乃議以玉虹堂合刊行之雖不敢
謂卽爲完璧而延津劍合亦快事也余衰懶頽廢不獲分
諸君子校訂之勞然崑山爲夙游地旣規建祠宇以奉先
生香火復得其佚著使數百年來私家藏本自我而有傳
於世其亦佛氏所謂因緣者耶刊旣竟乃識顛末如右乙
酉夏四月合肥後學王揖唐

亭林先生老而好學遇事之有關於學術治道者皆細書
劄記述往俟來其用意豈止博聞強記斬勝于不說學者
哉身歿後遺書悉歸于東海相國然不知愛惜或爲人取
去此菰中隨筆一冊余于友人案間得之視如天球大圖
時一省覽以警惰偷南北奔走未嘗不以自隨也先生所
著區言五十卷皆述治天下之要余曾在相國處見一帙
言治河事亦如此細書者不識能寶藏否若遂付之鼠齧
蟲穿不惟有負于先生而亦重生民之不幸矣庚午仲秋
之月後學何焯識

重刻菰中隨筆序

刻亭林先生日知錄成益以餘錄四卷尹竹農方伯復出菰中隨筆一冊見示謹按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存目載此書凡三卷今本爲闕里孔氏玉虹樓所刊不分卷數又提要稱其旁及常言俗諺及生平問答之語而此則詞皆雅馴亦無答問語豈有所別擇芟削歟是書爲先生隨手劄記前半冊論官人選士之法後半冊雜記古今事蹟援据考辨足補日知錄所未備雖編帙無多而碎金片羽彌可寶貴前有義門序謂得之友人案間者未知乾隆中兩淮採進本或鈔或刻多寡醇駁視此爲奚若大抵先生著作其散藏人間者諒復不少他日儻更有所得當續取而刊之

菰中隨筆二本合刻序

顧亭林先生一生篤學著述甚富放於曲沃遺稿悉爲其甥徐乾學徐元文索去不甚愛惜未嘗刊刻菰中隨筆爲遺著之一何義門得於友人案間卽玉虹樓刊本之所據者一冊不分卷又傳鈔本分上中下三卷無一字相同先生讀書論事隨手輒書不悉幾何冊何義門本訛錯較少當經先生手訂傳鈔本則其子衍生及門弟子所摭摭頗多闕謬四庫提要所見卽是本也昔人屢欲校正付刻與玉虹並傳而迄無毅然行之者今春藏園傅三兄出示手校傳鈔本時古學院方謀刊名著余主張與玉虹本合刻並任校勘同人趨之然玉虹本難觀清道光間長白鄂山所刻卽據玉虹本因以是爲底本錄而校之訛闕凡三十

餘條一一補正撰爲校勘記一卷傳鈔本寫就首由郭嘯
麓詳校繼由傅治薌再校余則三校矣舉凡治薌之所疑
者據余所知或有書可查可借悉已重校訂正一時無書
可借則祇可付諸異日亦不過十得八九甚矣古書校刊
之難也刊不難而難於校校不難而難於校出錯漏而補
正之一字之闕誤遂至文義不通而難讀而著者徵引僻
書祕籍不加注釋每啟讀者之疑旣曰校正則於此等處
亦當拈出治薌校記頗多致力余本此旨不惜煩言亦撰
校記附後合三人之力費浹月工夫僅得籤事而猶有所
憾然後知校刊之難而昔人之未能合刻以傳蓋有待耳
余冒昧建議從事斯役一字之未安致廢寢食於亭林遺
著未敢謂有功而後之覽者庶可節時省力不爲無裨先

生著述散佚甚多卽隨筆亦不知尙存幾冊他日更有所
出當審訂而續刊之毋謂得此已足是所望於後賢也壬
申伏日紹興周肇祥書於團城敬躋堂

啓

東吳顧寧人名炎武馳聲文苑垂三十年其高祖刑科給事中諱濟累疏直言載在武世二廟實錄曾祖南京兵部右侍郎諱章志歷任藩臬京兆及掌南兵疏更船政蘇軍衛二百年之困本生祖左春坊右贊善諱紹芳嗣祖文學諱紹蒂兄孝廉諱緇並以詩文爲海內所宗嗣母王氏未嫁守節奉旨旌表及聞國變不食而死天下稱爲貞烈寧人年十四爲諸生屢試不遇繇貢士兩薦授樞曹不就自嘆士人窮年株守一經不復知國典朝章官方民隱以至試之行事而敗績失據于是盡棄所習帖括讀書山中八年取天下府州縣志書及一代奏疏文集徧閱之凡一萬二千餘卷復取二十一史並實錄一書考證擇其宜于

今者手錄數十帙名曰天下郡國利病書遂游覽天下山川風土以質諸當世之大人先生昔司馬子長徧游四方乃成史記而范文正自秀才時以天下爲己任若寧人者其殆兼之今且北學於中國而同方之士知寧人者敬爲先之以言冀當世之大人先生觀寧人之文以察其志而助之聞見以成其書匪直一家之言異日天下生民之福其必繇之矣

同學王國潢 陸圻 吳任臣

顧有孝 顧夢麟 黃師正

歸莊 潘聖章 楊彝

方文 張慤 吳三炎

萬壽祺 丁雄飛 毛駸

王錫闡 王猷定 楊 瑀

湯 護 陳濟生啓

右十年前友人所贈自此絕江逾淮東躡勞山不其上
岱嶽瞻孔林停車淄右入京師自漁陽遼西出山海關
還至昌平謁天壽十三陵出居庸至土木凡五閱歲而
南歸于吳浮錢塘登會稽又出而北渡沂絕濟入京師
游盤山歷白檀至古北口折而南謁恒嶽踰井陘抵太
原往來曲折二三萬里所覽書又得萬餘卷而著述亦
稍稍成帙然尙多紕漏無以副友人之望又如麟士年
少齒生于一諸君相繼卽世而不及見念之尤爲慨然
宏默攝提格陽月炎武識

亭林著書目錄十卷

古音表三卷

五書刻於淮上復為張力臣鬻於安溪李公

易音三卷

詩本音十卷

唐韻正二十卷

音論三卷
已上統名音學五書

日知錄三十二卷

潘稼堂先生携至閩中同汪晦菴先生刻

日知錄補遺四卷

左傳杜解補正三卷

簡憲張又南先生捐貲刻

九經誤字一卷

石經考六卷

金石文字記五卷

吳才老韻補正二卷

昌平山水記二卷

文集六卷

詩集五卷

二十一史年表十卷

天下郡國利病書一百卷

歷代宅京記二十卷

十九陵圖志六卷

萬歲山考一卷

肇域記一百卷

岱嶽記八卷

北平古今記十卷

以上七種潘稼堂先生指贊刻

建康古今記十卷

營平二州史事六卷

茆錄十五卷

詩律蒙告一卷

救文格論一卷

下學指南一卷

當務書六卷

菰中隨筆三卷

官田始末考一卷

京東考古錄一卷

山東考古錄一卷

熹廟諒闇記一卷

聖朝記事一卷

譎觚十事一卷

顧氏譜略二卷

已上二種潘稼堂刻

繕寫書目已刻者不贅

先給事思軒公諫垣疏一卷

先司馬觀海公船政疏一卷

先贊善學海公寶菴集十二卷

誥敕祭文神道碑銘誄行狀五卷

歲丙子不肖衍生于舊篋中檢得此本讀之泫然因
追想當年多所不符丁亥冬于宛陵旅舍出而錄之

蓋不肖從先子遊于北土已歷數年趨庭之暇常

見手藁名目壬戌之秋先子終于曲沃其藁爲徐

健翁

諱乾學

立翁

諱元文

兩公取至都中不克常見乃從

諸友處擴摭一二後潘稼翁

諱

謝任家居往謀刻之

慨許數種復于其家繕寫別本以歸全稿俱留東海

當續寫以俟將來冀當世之大人先生俯賜剗

一二則幸甚

不肖男衍生謹跋

菘中隨筆

卷中隨筆

東吳顧炎武亭林著

宋文帝性仁厚恭儉勤於爲政守法而不峻容物而不弛

百官皆久於其職守宰以六期爲斷吏不苟免民有所係

三十年間四境之內晏安無事戶口蕃息出租供徭止於

歲賦晨出暮歸自事而已閭閻之間講誦相聞士敦操尙

鄉恥輕薄江左風俗於斯爲美後之言政治者皆稱元嘉

焉孝武卽位多變易太祖之制郡縣以三周爲滿宋之善

政於是乎衰三平而人民凋之平適習者思其亂而尙思

南史恩倖傳晉宋舊制宰人之官以六年爲限近世以六

年過久又以三周爲期謂之小滿而遷換去來又不依三

周之制送故迎新吏人疲於道路四方守宰餉遺一年咸

文齊世衰書

菘中隨筆

一

數百萬唐中宗神龍中御史中丞盧懷慎上疏曰臣聞孔子曰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又曰苟有用我者期月已可三年有成故書云三載考績校其功也昔子產相鄭更法令布刑書三年而人乃歌之子產賢者也其爲政尙累年而化成况常材乎竊見比來州牧上佐及兩畿縣令下車布政有多者一二年少者三五月遽卽遷除不論課最或麻時未改便傾耳而聽企踵而望爭求冒進不顧廉恥亦何暇爲陛下宣風布化求瘼恤人哉禮義未能興行風俗未能齊一戶口所以流散倉廩所以空虛百姓凋弊日更滋甚職爲此也何則人知吏之不久則不從其教吏知遷之不遙又不盡其力偷安爵祿但養資望上下相蒙共爲苟且而已臣請諸州都督刺史上佐及兩畿縣令等在

任未經四考不許遷除察其課效尤異者或錫以車裘或就加祿秩或降使臨問并璽書慰勉若公卿有闕則擢以勸能政績無聞抵犯貪暴者放歸田里以明聖朝賞罰之信則萬方之人一變於道矣致理救弊莫過於此今而孫樵書褒城驛壁褒城驛號天下第一及得寓目視其沼則淺混而茅視其舟則離敗而膠庭除甚蕪堂廡甚殘烏覩其所謂宏麗者訊於驛吏則曰忠穆公嘗牧梁州以褒城控三節度治所龍節虎旗馳驛奔輶以去以來轂交蹄廐由是崇侈其驛以示雄大蓋當時視他驛爲壯且一歲賓至者不下數百輩苟夕得其庇飢得其飽皆莫至朝去寧有顧惜心邪至如棹舟則必折篙破舷碎鷁而後止漁釣則必枯泉汨泥盡魚而後止至有飼馬於軒宿隼於堂

凡所以汙敗室廬糜毀器用官小者其下雖氣猛可制官
大者其下益暴橫難禁由是日益破碎不與曩類其曹八
九輩雖以供饋之隙一二力治之其能補數十百人殘暴
乎語未既有老眊笑於旁且曰舉今州縣皆驛也吾聞開
元中天下富蕃號爲理平踵千里者不裹糧長子孫者不
知兵今者天下無金革之聲而戶口日益破墮場無侵削
之虞而懇田日益寡生民日益困財力日益竭其故何哉
凡與天子共治天下者刺史縣令而已以其耳目接於民
而政令速於行也今朝廷命官旣已輕任刺史縣令而又
促數於更易且刺史縣令遠者三歲一更近者一二歲再
更故州縣之政苟有不利於民可以出意革去其甚者在
刺史曰明日我卽去何用如此在縣令亦曰明日我卽去

何用如此當愁醉醲當飢飽鮮囊帛積金笑與秩終嗚呼
州縣眞驛邪矧更代之隙黠吏因緣恣爲姦欺以賣州縣
者乎如此而欲望生民不困財力不竭戶口不破懇田不
寡難哉予旣揖退老眈條其言書於襄城驛屋壁

路史至和三年諫官范鎮言恩州自皇祐五年秋至去年
冬知州事凡七換河北諸州大率如此欲望兵馬練習固
不可得伏見雄州馬懷德恩州劉渙冀州王德恭材勇智
慮可責之以辨治乞令久任任之不久而欲其成事不可
得也

李牧爲趙將功以久而成李勣守并州威以久而伸而晉
人陰計中吳則使其將帥屢易故渾濬得以收功蓋責任
之不久則不足以有爲卒功業也

白居易贈友詩云京師四方則王化之本根長吏久於政
然後風教敦如何尹京者遷次不遠巡諸君屈指數十年
十五人科條日相矯吏力亦已勤寬猛政不一民心安得
淳九州雍爲首羣牧之所遵天下率如此何以安吾民誰
能變此法待君贊絲綸慎擇循良吏令其長子孫

晉書諸葛恢傳爲會稽太守太興初以政績第一詔曰自
頃多難官長數易益有諸弊雖聖人猶久於其道然後化
成況其餘乎漢宣帝稱與我共安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
斯言信矣是以黃霸等或十年或二十年而不徙所以能
濟其中興之勳也賞罰黜陟所以明政道也會稽內史諸
葛恢蒞官三年政清人和爲諸郡首宜進其位班以勸風
教今增恢秩中二千石

宋書劉道產傳論曰漢之良吏居官者或長子孫孫曹之
世善職者亦二三十載皆敷政以盡民和興讓以存簡久
及晚代風烈漸衰非才有起伏蓋所遭之時異也劉道產
之在漢南歷年踰十惠化流於樊沔頗有前世遺風故能
樹績垂名斯爲美矣

宣宗大中元年正月戊申制曰古者郎官出宰卿相治郡
所以重親人之官急爲政之本自澆風久扇此道稍消頽
頽清途便臻顯貴治人之術未嘗經心欲使究百姓艱危
通天下利病不可得也爲政之始思厚儒風軒墀近臣思
備顧問如其不知人疾苦何以膺朕眷求今後諫議大夫
給事中中書舍人未曾任刺史縣令或在任有贓累者宰
臣不得擬議守宰親人職當撫字三載考績著在格言貞

元年中屢下明詔縣令五考方得改移近者因循都不遵
守諸州或得五考畿府罕及二年以此字入若爲成政道
途郡吏有迎送之勞鄉里庶民無蘇息之望自今須滿三
十六箇月永爲常式

舊唐書劉祥道傳顯慶中爲黃門侍郎上疏言唐虞三載
考績黜陟幽明兩漢用人亦久居其職所以因官命氏有
倉庾之姓魏晉以來事無可紀今之在任四考卽遷官人
知將秩滿必懷去就百姓見有遷代能無苟且以去就之
人臨苟且之輩責以移風易俗其可得乎望經四考就任
加階至八考滿然後聽選還淳反樸雖未敢必期送故迎
新實稍減勞弊

武后時獲嘉主簿劉知幾表陳四事其四以爲今之牧伯

遷代太速倏來忽往蓬轉萍流旣懷苟且之謀何暇循良
之政望自今刺史非三歲以上不可遷官仍明察功過尤
甄賞罰

宋史錢若水傳真宗時上言安邊之策太祖朝制置最得
其宜止以郭進在邢州李漢超在關南何繼筠在鎮定賀
惟忠在易州李謙溥在隰州姚內斌在慶州董遵誨在通
遠軍王彥昇在原州但授緣邊巡檢之名不加行營部署
之號率皆十餘年不易其任立邊功者厚加賞賚其位皆
不至觀察使蓋位不高則朝廷易制任不易則邊事盡知
然後授以聖謀來則掩殺去則勿追所以十七年中北邊
西蕃不敢犯塞以至屢使乞和此皆陛下之所知也苟能
遵太祖故事慎擇名臣分理邊郡罷部署之號使不相統

檇蹟堂叢書
五
轄置巡檢之名俾遞相救應出則擊寇入則守城不數年間可致邊烽罷警矣

實錄洪武七年正月庚午吏部奏主事員多欲以主事王性改任戶部上不許曰自古設官分職以理庶務政有煩簡故官有多寡豈得盡拘一律况初入仕者政非素習必久而後通今未滿考而遽遷之使所施者非所習事何繇治職何由稱哉自今六部官毋得輕調如有年勞者就本部陞用

佐領官不宜部選

漢制州郡佐吏自別駕長史以下皆刺史太守自辟歷代因之

北齊武平中後主失政多有佞幸乃賜其賣官分占州郡

下及鄉官多降中旨故有敕用州主簿郡功曹者自是之後州郡辟士之權浸移於朝廷以故外吏不得精覈由此起也

後周時刺史僚佐州吏則自署府官則命於朝廷
隋文帝時牛宏爲吏部尙書高構爲侍郎最爲稱職當時之制尙書舉其大者侍郎銓其小者則六部以下官吏咸吏部所掌自是海內一命以上之官州郡無復辟署矣
牛宏嘗從容問於劉炫曰案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於前減則不濟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較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嘗慮覆治鍛鍊苦其不密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曰老吏抱案死今古不同若此之相懸也事繁政敝職此之

由宏又曰後魏北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舍其事何由炫曰齊氏立州不過數十三府行臺遞相統領文書行下不過十條今州三百其繁一也往者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唯令而已其所具寮則長官自辟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介之迹皆屬考功其繁二也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宏甚善其言而不能用

唐沈既濟選舉雜議或曰昔後漢貢士諸生試經學文史試牋奏則舉人試文乃前王典故而子獨非於今何也答曰漢代所貢乃王官耳凡漢郡國每歲貢士皆拜爲郎分居三署儲才待詔無有常職故初至必試其藝業而觀其能否至於郡國僚吏皆府主所署版檄召用至而授職何

嘗賓貢亦不試練其選州陋邑一掾一尉或津官戍吏皆
登銓上省受試而去者自隋而然非舊典也或曰吏部有
濫止由一門州郡有濫其門多矣等之爲濫豈若杜眾門
而歸一門乎答曰州郡有濫雖多門易改也吏部有濫雖
一門不可改也何者凡今選法皆擇才於吏部述職於州
郡若才職不稱紊亂無任責於刺史則曰官命出於吏曹
不敢廢也責於侍郎則曰量書判資考而授之不保其往
也責於令史則曰按由歷出入而行之不知其他也黎庶
受弊誰任其咎若牧守自用則罪將焉逃必州郡之濫獨
換一刺史則革矣如吏部之濫雖更其侍郎無益也蓋九
流浩浩不可得知法使之然非主司之過故曰門雖一而
不可改也或曰今人多情故長官許其選吏必綱紀紊

失不如今之有倫也答曰不假古義請徵目前以明之今諸道節度都團練觀察租庸等使自判官副將以下皆使自銓擇縱其間或有情故大舉其例十猶七全則辟吏之法見行於今但未及於州縣耳利害之理較然可觀何紀之失何綱之紊向令諸使僚佐盡授於選曹則安獲鎮方隅之重理財賦之殷也或曰頃年嘗見州縣有攝官皆是牧守所自署置政多苟且不議久長纔始到官已營生計迎新送故勞弊甚矣今令州郡召辟則其弊亦爾奈何答曰國家職員皆稟朝命攝官承乏苟濟一時不日不月必乎停省人雖流而責不及績雖著而官不成便身而行不苟何待若職無移奪命自州郡所攝之官便爲已任上酬知已下利班榮爭竭智力人誰不盡今常調之人遠授一

職已數千里赴集又數千里之官挈攜妻孥往復勞苦必
一周而在路料閭歲而停官成名非知己之恩往任可計
考而得此之不苟而誰爲苟
杜佑通典曰隋文帝素非學術盜有天下不欲權分罷州
郡之辟廢鄉里之舉內外一命悉歸吏曹纔廁班列皆由
執政執政參吏部之職吏部總州郡之權是故銓綜失敘
受任多濫豈有萬里封域九流叢湊掄材受職仰成吏曹
以俄頃之周旋定才行之優劣求無其失不亦謬與
宋馬端臨曰按自隋時海內一命之官竝出於朝廷州郡
無復有辟署之事士之才智可效一官者苟非宿登仕版
則雖見知於方鎮岳牧亦不能稍振拔之以收其用至唐
則仕者多由科目矣然辟署亦時有之而其法亦不一有

既爲王官而被辟者若張建封之辟許孟容李德裕之辟
鄭畋白敏中之辟王鐸是也有登第未釋褐入仕而被辟
者若董晉之於韓退之是也有強起隱逸之士者若烏重
允之於石洪溫造張搏之於陸龜蒙是也有特招智略之
士者若裴度之於柏耆杜愔之於辛儼是也而所謂隱逸
智略之士多起自白衣劉貢甫言唐有天下諸侯自辟幕
府之士唯其才能不問所從來而朝廷常收其俊偉以補
王官之缺是以號稱得人蓋必許其辟置則可破拘攣以
得度外之士而士之偶見遺於科目者亦未嘗不可自效
於幕府取人之道所以廣也宋時雖有辟法然白衣不可
辟有出身而未麻任者不可辟其可辟者復拘以資格限
以舉主蓋去古法愈遠而倜儻跣弛之士其不諧尺繩於

科目受羈縶於銓曹者少得以自達矣

唐白居易集策曰臣伏見吏部之弊爲日久矣臣聞古者計戶以貢士量官而署吏故官不乏吏士不乏官士吏官員必相參用今則官倍於古吏倍於官入色者又倍於吏也此由每歲假文武而筮仕者眾冒資廕而出身者多故官不得人員不充吏是以爭求日至奸濫日生此乃爲弊之一端也臣又聞古者州郡之吏牧守選而舉之府寺之寮公卿辟而署之其餘者乃歸有司有司所領旣少則所選必精此前代所以得人也今則內外之官一命以上歲羨千數悉委吏曹吏曹案資署官猶懼不給何暇考察名實區別臧否者乎至使近代以來寢而成弊真僞爭進共徵循資之書賢愚莫分同限停年之格才能者淹滯而不

振巧詐者因緣以成奸此又爲弊之一端也今若使內外
帥長者各選其人分署其吏則庶乎官得其才矣使諸色
入仕者量省其數或間以年則庶乎士不乏官矣官得其
才則公平政理之道所由長也士不乏官則趨競巧濫之
弊所由消也矧又減銓衡之偏重則力不撓而易平矣分
藻鏡之獨鑒則照不疲而易明矣與夫千品折於一面百
職斷於一心功相萬也臣以爲芟煩剗弊莫尙於斯

通鑑建中元年協律郎沈既濟上選舉議以爲選用之法
三科而已曰德也才也勞也今選曹皆不及焉考校之法
皆在書判簿麻言詞俯仰而已夫安行徐言非德也麗藻
芳翰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執此以求天下之士固未

盡矣

郡吏當用土人

宋馬端臨曰按兩漢二千石長吏皆可以自辟曹掾而所辟大概多取管屬賢士之有才能操守者蓋必如是乃能知閭里之奸邪黔庶之休戚故治狀之顯著者常必由之後世長吏既不與之以用人之權而士自一命以上拘於三互之法不使之效職顯能本土士之賢者亦以隱情惜己不預郡府之事爲高而與郡守縣令共治其民者則皆凶惡貪饕舞文悖理之胥吏矣

漢選士之法

有三老 本秦制 高帝二年舉民年五十以上置以爲

三老 文帝時始置常員 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

壺關三老茂上書

有孝弟力田 惠四年舉孝弟力田復其身 高后置孝

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 孝文二年戶口率置孝弟力田

常員

有掾史 趙禹以佐史補中郎于定國以郡決曹補廷尉

史以至爲侍御史梅福以郡文學補南昌尉如此之類不

一有以察廉而爲令長者尹翁歸是也舉賢良而爲茂陵

令者魏相是也

有多貲入粟 漢制貲五百萬爲常侍郎張釋之以貲爲

騎郎司馬相如以資爲郎 孝景詔曰今貲算十乃得廉

士無資不得官今限貲算四得官 武帝始置武功爵級

故黃霸以入錢賞官補侍郎謁者所忠建議請令世家入

財子弟得舉爲郎吏道雜而多端至後漢遂有入粟爲關

策者百餘人惟不在高第除爲郎 安帝時蘇章對策高第爲議郎

有孝廉 漢初無此科獨馮唐在文帝時以孝著爲郎中

武帝元光元年用董仲舒言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

以備宿衛無問吏民 元朔元年詔令合郡不薦一人者

罪 王吉以郡吏舉孝廉爲郎路溫舒爲決曹舉孝廉爲

山邑丞其王國人雖以孝廉舉亦不得宿衛龔勝舉孝廉

以王國人出補吏 元朔元年議曰不舉孝不奉詔當以

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孝與廉待之蓋有輕重焉

順帝陽嘉中左雄上言郡國孝廉請自今年不滿四十

者不得察舉 張衡上書曰孝廉必先孝行有餘力乃學

文法耳今詔書一以能誦章句結奏按爲限雖有至孝不

當其科 其後黃瓊以雄制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
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爲四科 种暲傳田歆爲河南尹謂
王湛曰今當舉六孝廉多貴戚書不宜相違欲自用一名
士以報國家爾助我求之乃舉暲 漢初郡國各舉一人
末乃增至五六人

有茂才 董仲舒傳州郡舉茂材自仲舒發之 武帝元
封五年詔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國
者 宣帝元康四年遣太中大夫强等十二人循行天下
舉茂材異倫之士 元帝初元二年詔丞相御史中二千
石舉茂材異等直言極諫之士 儒林傳曰博士弟子卽
有秀才異等者輒以名聞 漢舊儀載州舉茂才移名丞
相丞相考召取三科一明經一明律令一治劇 後漢世

祖始詔三公光祿監御史司隸州牧歲舉茂材有定員矣
有射策 漢儒林傳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
科射策則射策始於武帝時也其射策者謂爲難問疑義
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等爲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彰顯有
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以知優劣何武蕭望之翟方
進等皆以博士弟子得射策甲科爲郎若使人皆得射策
則幾於濫進恐爲博士弟子者可得射策故傳贊曰開弟
子員設科射策然王嘉傳直言以明經射策甲科爲郎匡
衡房鳳傳直言射策耳

有明經 召信臣以明經甲科爲郎則明經亦有試 後

漢伏恭爲劇令青州舉爲尤異太常試經第一拜博士建
武中楊仁舉孝廉除郎太常上仁經中博士則爲吏者亦

試經 質帝本初元年令郡國舉明經年五十以上七十
以下詣太學受業歲課試 章帝元和三年令郡國上明
經者十萬以上五人不滿十萬三人

有任子 袁盎以兄任汲黯以父任蘇武亦以父任爲郎
大抵任子多爲郎次爲太子洗馬 宣帝時王吉上言曰
今使吏得任子弟率多驕傲不通古今宜明選求賢除任
子之令 劉向以父任爲郎以行修飭爲諫大夫是漢法
旣任而復有所決擇初非泛然用之也 東漢桓榮之子
郁以父任爲郎郁經授二帝時稱其能出傳家而桓焉亦
以父任爲郎明經篤行位至三公 高帝十一年詔曰賢士大夫有肯從我遊
者吾能尊顯之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爲之駕

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 其召爲博士者博士蓋秦官秦
時叔孫通爲博士 文帝時河南守吳公薦賈誼召以爲
博士 夏侯勝召爲博士 亦有試者張禹爲郡吏久之
試爲博士 武帝時舉茂材丞相以三科考士有明經科
以待博士諫大夫之選
有公府辟召 惠帝時曹參擇郡國吏謹厚者爲丞相史
武帝元狩六年開丞相史員三百八十二人故令丞相
設四科之辟漢制州郡察其功能然後爲五府所辟王商
爲特進領城門兵得舉吏以此知五府得辟吏 後漢黃
瓊雖五府俱辟而不應孔融辟司徒府

有上書 武帝初卽位招天下賢良文學之士四方多上

書言得失自鬻者以千數其不足采者徑報聞罷可采者

待詔公車徐樂嚴安上書朝奏暮召皆爲郎中
有童子宣帝時何武以童子習科歌中和樂職宣布詩
得召見遣詣博士受業順帝時左雄爲尙書時汝南謝
廉濟南趙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拜爲童子郎

有武勇

成帝元延元年詔北邊二十二郡舉勇猛知兵

法者

平帝元始二年詔郡國舉勇武有節明兵法者

後漢安帝永初五年舉列將子孫明曉戰陣任將帥者

建光元年又有武猛堪將帥者之舉

順帝永和三年又

選剛毅武猛有謀謨任將帥者補試舉後漢順帝陽嘉元

年以太學新成試明經下第者補弟子

唐取士之法

唐取士多因隋舊然其大要有三由學館升者曰生徒由

州縣者曰鄉貢皆升于有司而進退之其科之目
有秀才凡秀才試方略策五道以文理通粗爲四等有明
經凡明經先帖文然後口試經問大義十條答時務三道
亦爲四等狄仁傑徐有功皆以明經舉而祝欽田明元稹
亦擢明經

有明法凡明法試律七條令三條

有明字凡書學先口試通乃墨試說文字林二十條有明
算凡算學錄大義本條爲問答明數造術詳明術理然後
爲通試九章三條

有一史有三史凡史每史問大義百條策三道通一史者
白身出身三史皆通者特擢之

有開元禮凡開元禮通大義百條策三道者超資與官

有道舉元宗時開元二十九年始置崇元學習老子莊子
文子列子亦曰道舉

有童子凡童子科十歲以下能通一經李泌開元中以童
子召元宗登封劉晏八歲獻頌奇其幼時號神童韓退之
有送張童子序裴耀卿童子科

有俊士進士凡進士試時務策五道帖一大經杜牧白居易
易楊綰顏真卿韋貫之裴埶所習皆舉進士而李宗閔牛
僧孺亦舉進士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學
究一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科此歲舉之常選也

其天子自詔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焉然制舉之名七
十有餘

如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則有裴度韓休劉蕡之徒然賈餗

牛僧孺皇甫鎛則亦以是進

如博學宏詞則有陸贄杜黃裳之徒然王涯劉禹錫則亦以是進

其他如武舉武后時始置武舉唐志云選用之法不足道不復書然以武舉異等中第如郭子儀遂能成再造唐室之功

如任子李德裕以元和宰相之後調官

大抵眾科之目進士尤爲得人方其取以文章類若浮文而少實及其臨事設施隱然爲國名臣者不可勝數也

自煬帝以來風俗浮靡始有進士之科而試以律賦唐室因之孝廉秀才之科雖在然唯明經進士二科最盛而孝廉衰矣 寶應中楊綰上言進士者皆誦當世之文而不

通經史明經者但記帖括又投牒自舉請依古察孝廉縣
薦之州州送于省仍自投牒乃詔明經進士與孝廉兼行
而終不足以勝二科也又其後也文華之士日盛進士益
重而明經稍衰減矣是以鄭覃嫉進士浮薄屢請罷之文
宗不可 武宗時李德裕論進士不根藝實朝廷顯官須
公卿子弟爲之何者少習其業自熟朝廷事體臺閣之儀
不教自成寒士雖有出身之才固不能閑習也其議亦卒
不行 自漢至隋以前惟孝廉與秀才常行自隋唐至宋
朝惟進士明經常行至熙寧間荆公用事改取士之法自
是進士獨存明經始廢

歷代相傳治縣職官異同之圖

夏殷周

長

佐

屬

夏禮周正

周制百里為縣有縣正

春秋 宰

公全烈齊國陳公風津郊外士之去自

尹

大夫之去自

古縣大郡小故邑長曰宰曰尹曰公曰大夫

秦 令 丞 尉 士 尉 丞 實 尉 丞 尉 丞

長

令 丞 尉 士 尉 丞 實 尉 丞 尉 丞

長 尉 丞 實 尉 丞 尉 丞

斗食 尉 丞 實 尉 丞 尉 丞

贊同

佐史

致料置縣下亭長

特圖

三老

禁姦問野野裔夫

萬戶為令

亭經師

萬戶為令減萬戶為長

百石以下有斗食

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老三老掌

教化畜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巡禁盜賊

道邑侯國曰校置經師一人鄉曰庠聚曰序

並置孝經師一人

後漢

令

丞

尉

長

相

掾史

三老

有秩

嗇夫

亭長

萬戶為令不滿為長侯國為相掌治民顯善勸義
禁姦罰惡理訟平賊卹民秋冬集課上計於所屬
郡國 縣各署諸曹掾史諸曹略如郡員五官為
廷掾監鄉五部春夏為勸農掾秋冬為制度掾

魏同

晉 令尉

長

宋 令丞尉

長

齊 梁 陳 魏 北齊 後周 並同

隋 令 丞 尉

尉

改尉為正後置尉又封為戶曹法曹田曹尉

唐 令 丞 主簿

尉尉士

正丞學

司戶

司法

經學

博士

助教

令掌導風化察寃滯聽獄訟凡民田收授縣

令給之每歲季冬行鄉飲酒禮籍帳傳驛倉

庫盜賊隄道雖有專官皆通知令焉丞為之

貳尉分判眾曹收率課武德初改佐曰尉

尋改曰正

五代同

宋

令
縣丞
主簿

知縣

監官

若官

鎮置將副戍置主副關市置令丞皆仍隋唐之

職軍軍舊令總治民政勸課農桑平決獄訟有德澤

來自禁令則宣布於境 崇寧初置丞一員初惟大

邑有之至是不以邑之大小皆得置丞 開寶

二年詔縣千戶以上置令簿尉四百戶以上置

令尉 簿掌出納官物銷註簿書

元 達魯花赤

尹 簿 尉

典史

巡檢

明

知縣

縣丞

主簿

典史

巡檢

教諭

訓導

宋府設官

知軍事通判軍事

各一員兼管內勸農營田

軍判官

一員

錄事司理司戶司法參軍

各一員

軍學教授

一員

兵馬都監本軍駐劄

一員

監押

四員添差不與

巡檢

一員

巡轄馬遞鋪 一員

監在城酒稅 一員

監戶部贍軍酒庫 一員

員兼管內轉農

元府設官

總管府達魯花赤總管

各一員兼管內勸農

同知治中府判

各一員

推官

二員

經歷知事照磨兼架閣

各一員

司獄

一員

中萬戶達魯花赤正萬戶副萬戶

各一員

鎮撫經歷知事照磨

各一員

千戶所 十一 奕每奕千戶

三員

百戶 三十 員

彈壓

三十員

每爽又各有首領官 一員

宋州設官

知軍州事通判軍州事

各一員兼管內勸農營田

軍事推官軍州判官

各一員

錄事司理司戶司法參軍

各一員

軍學教授 一員

兵馬都監本軍駐劄 一員

監押

四員添差不與

巡檢 一員

巡轄馬遞鋪

一員

監在城酒稅

一員

監戶部贍軍酒庫

一員

元州設官

達魯花赤知州

各一員兼管內勸農

同知州判

各二員

提控案牘都目

各一員

儒學教授學正學錄直學 各一員

六齋訓導 各一員
官州峽江提領 各一員

稅務提領大使副使 各一員

酒務提領大使副使 各一員

宋縣設官

知縣 一員兼管內勸農營田

縣丞主簿縣尉 各一員

元縣設官

達魯花赤縣尹 各一員兼管內勸農營田

縣丞 一員
主簿縣尉典史 各一員

教諭 一員
訓導 四員

蒙古學教授學正 各一員

醫學教授學正學錄 各一員

惠民局官醫提領 一員

陰陽學教授 一員

稅課提領大使及副使 各一員

酒務提領大使及副使 各二員

驛提領 一員 鎮市巡檢 各一員

通典郡守秦官秦滅諸侯以其地為郡置守丞尉各一人

守治民丞佐之尉典兵 周官有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

而賞罰之春秋時列國相滅多以其地為縣則縣大而郡

小故傳云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 周書作維篇曰千里

百縣縣有四郡 縣邑之長曰宰曰尹曰公曰大夫 晉謂之

大夫魯衛謂之宰楚謂之公尹 其職一也至於戰國則郡

大而縣小矣故甘茂謂秦武王曰宜陽大縣名曰縣其實郡也漢制列侯所食縣曰國皇太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凡縣萬戶以上爲令減萬戶爲長侯國爲相秩次亦如之皆秦制也漢因之秦制萬戶以上爲令減是爲長漢則不同應劭曰武帝時縣或數百戶爲令四五萬戶爲長無定率故會稽郡惟一吳縣稱令自餘稱長東漢以來稱令按陳寔爲太邱長唐制以百戶爲里五里爲

鄉四家爲鄰五家爲保每里置正一人

山谷險阻地遠人

稀之處聽隨便量置

掌按比戶口課植農桑檢察非違催

驅賦役在邑居者爲坊別置正一人掌坊門管鑰督察奸非並免其課役在田野者爲村別置村正一人其村滿百家增置一人掌同坊正其村居如不滿十家者隸八大村

不須別置村正天下戶爲九等三年一造戶籍凡三本一
留縣一送州一送戶部常留三比在州縣五比送省諸里
正縣司選勳官六品以下白丁清平強幹者充其次爲坊
正若當里無人聽於比鄰里簡用其村正取白丁充唐
制人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一爲丁六十爲
老

宋史食貨志宋制歲賦其類有五曰公田之賦凡田之在
官賦民耕而收其租者是也曰民田之賦百姓各得專之
者是也曰城郭之賦宅稅地稅之類是也曰丁口之賦百
姓歲輸身丁錢米是也曰襍變之賦牛革蠶鹽之類隨其
所出變而輸之是也歲賦之物其類有四曰穀曰帛曰金
鐵曰物產是也穀之品也一曰粟二曰稻三曰麥四曰黍

五日襟六曰菽七曰襍子帛之品十一曰羅二曰綾三曰
絹四曰紗五曰緇六曰紬七曰襍折八曰絲棉九曰絲十
曰布葛金鐵之品四一日金二曰銀三曰鐵鐵四曰銅鐵
錢物產之品六一日六畜二曰齒革翎毛三曰茶鹽四曰
竹木麻草芻菜五曰果藥油紙薪炭漆蠟六曰襍物其輸
有常處而以有餘補不足則移此輸彼移遠就近謂之支
移其入有常物而一時所輸則變而取之使其直輕重相
當謂之折變

呂氏春秋宓子賤治亶

單同

父恐魯君之聽說人而令已

不得行其術也將辭而行請近吏二人於魯君與之俱至
於亶父邑吏皆朝宓子賤令吏二人書吏方將書宓子賤
從旁時掣搖其肘吏書不善則宓子賤爲之怒吏甚患之

辭而請歸宓子賤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勉歸矣二吏歸報於君曰宓子不可爲書君曰何故吏對曰宓子使臣書而時掣搖臣之肘書惡而又甚怒吏皆笑宓子此臣所以辭而去也魯君太息而歎曰宓子以此諫寡人之不肖也寡人之亂子而令宓子不得行其術必數有之矣微二人寡人幾過遂發所愛而令之亶父告宓子曰自今以來亶父非寡人之有也子之有也有便於亶父者子決爲之矣五歲而言其要宓子敬諾乃得行其術於亶父

淮南子趙政晝決獄而夜理書御史冠蓋接於郡縣覆稽趣留戍五嶺以備越築修城以守胡然姦邪萌生盜賊羣居事愈煩而亂愈生

通典景龍二年十二月御史中丞姚廷均奏稱律令格式

懸之象魏奉而行之事無不理比見諸司不能遵守章程
事無大小皆悉奏聞臣聞爲君者任臣爲臣者奉法故云
汝爲君毋恃厥明則知萬幾政務不可徧覽也所以設官
分職委任責成百辟惟時以成垂拱之化比者或修一水
窻或伐一枯木並皆上聞旒扈取斷宸衷豈代天理物之
道自今以後若緣軍國大事及牒式無文者任奏取進止
自餘據章程合行者各令準法處分其自生疑滯致有稽
失者請令御史隨事糾彈上從之

太宰周武王時周公旦始居之掌邦治爲六卿之首秦漢
魏不常置晉初依周禮備置三公三公之職太師居首景
帝名師故置太宰以代之太宰蓋古之太師也殷紂之時
箕子爲太師周武王時太公爲太師周成王時周公爲太

師周公薨畢公代之漢西京初不置平帝始復置太師官而孔光居焉漢東京又廢獻帝初董卓為太師卓誅又廢魏世不置晉既因太師而置太宰以安平王孚居焉太

傅周成王時畢公為太傅漢高后元年初用王陵太保

殷太甲時伊尹為太保周武王時召公為太保漢平帝元

始元年始用王舜後漢至魏不置晉初復置焉自太師至

太保是為三公論道經邦變理陰陽無其人則闕相國

漢高帝十一年始置以蕭何居之罷丞相何薨曹參代之

參薨罷魏齊王以晉景帝司馬師為相國晉惠帝時趙王

倫愍帝時南陽王保安帝時宋高祖劉裕順帝時齊王蕭

道成並為相國自魏晉以來非復人臣之位矣丞相殷

湯以伊尹為右相仲虺為左相秦悼武王二年始置丞相

官丞奉相助也悼武王子昭襄王始以樛里疾爲丞相後
又置左右丞相漢高帝初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國孝
惠高后置左右丞相文帝二年復置一丞相哀帝元壽二
年更名大司徒漢東京不復置至獻帝建安十三年復置
丞相魏世及晉初又廢惠帝世趙王倫篡位以梁王彤爲
丞相永興元年以成都王穎爲丞相愍帝建興元年以琅
邪王睿爲左丞相南陽王保爲右丞相三年以保爲相國
睿爲丞相元帝永昌元年以王敦爲丞相轉司徒荀組爲
太尉以司徒官屬并丞相爲留府敦不受成帝世以王導
爲丞相罷司徒府以爲丞相府導薨罷丞相復爲司徒府
宋世祖初以南郡王義宣爲丞相而司徒府如故大太尉
自上安下曰尉掌兵事郊祀掌亞獻大喪則告諡南郊堯

時舜爲太尉官漢因之武帝建元二年省光武建武二十七年罷大司馬置太尉以代之靈帝末以劉虞爲大司馬而太尉如故 司徒掌民事郊祀掌省牲視濯大喪安梓

宮少昊氏以鳥名官而祝鳩氏爲司徒堯時舜爲司徒舜攝帝位命契爲司徒契元孫之孫曰微亦爲夏司徒周時司徒爲地官掌邦教漢西京初不置哀帝元壽二年罷丞相置大司徒光武建武二十七年去大司徒 司空掌水土事郊祀掌掃除陳樂器大喪掌將校復土舜攝帝位以禹爲司空契之子曰冥亦爲夏司空殷湯以咎單爲司空周時司空爲冬官掌邦事漢西京初不置成帝綏和元年更名御史大夫爲大司空哀帝建平二年復爲御史大夫元壽二年復爲大司空光武建武二十七年去大獻帝建安十

三年又罷司空置御史大夫御史大夫郗慮免不復補魏
初又置司空大司馬掌武事司主也馬武也堯時棄爲
后稷兼掌司馬周時司馬爲夏官掌邦政項籍以曹咎周
殷並爲大司馬漢初不置武帝元狩四年初置大司馬始
直云司馬議者以漢有軍候千人司馬官故加大及置司
空又以縣道官有獄司空又加大王莽居攝以漢無小司
徒而定司馬司徒司空之號並加大光武建武二十七年
省大司馬以太尉代之魏文帝黃初二年復置大司馬以
曹仁居之而太尉如故大將軍凡將軍皆掌征伐周制
王立六軍晉獻公作二軍公將上軍將軍之名起於此也
楚懷王遣三將入關宋義爲上將漢高帝以韓信爲大將
軍漢西京以大司馬冠之漢東京大將軍自爲官位在三

司上魏明帝青龍三年晉宣帝司馬懿自大將軍為太尉

然則大將軍在三司下矣其後又在三司上晉景帝為大

將軍而景帝叔父孚為太尉奏改大將軍在太尉下後還

復舊晉武帝踐阼平安王孚為太宰鄭冲為太傅王祥為

太保義陽王望為太尉何曾為師徒荀顛為司空石苞為

司馬陳騫為大將軍凡八公同時並置唯無丞相焉持

節都督前漢遣使始有持節光武建武初征伐四方始權

時置督軍御史事竟罷建安中魏武帝為相始遣大將軍

督軍二十一年征孫權還夏侯惇督二十六軍是也魏文

帝黃初二年始置都督諸州軍事或領刺史三年上軍大

將軍曹真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則總統外內諸軍矣

明帝太和四年晉宣帝征蜀加號大都督高貴鄉公正元

二年晉文帝都督中外諸軍尋加大都督晉世則都督諸軍爲上監諸軍次之督諸軍爲下使持節爲上持節次之假節爲下使持節得殺二千石以下持節殺無官位人若軍事得與使持節同假節唯軍事得殺犯軍令者晉江左以來都督中外尤重唯王導居之宋氏人臣則無也江夏王義恭假黃鉞假黃鉞則專戮節將非爲人臣之常器矣

刺史黃帝立四監以治萬國唐虞世十二牧是其職也周改曰牧秦曰監察御史而更遣丞相史分刺諸州謂之刺史刺之爲言猶參覘也寫書亦謂之刺漢制不得刺尙書事是也刺史班行六條詔書其一條曰疆宗豪右田宅踰制以疆陵弱以眾暴寡其二條曰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背公向私旁詔牟利侵漁百姓聚斂爲姦其三條

曰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怒則加罰喜則任賞煩擾苛暴剝戮黎元爲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譌言其四條曰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其五條曰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勢請託所監其六條曰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彊通行貨賂割損政令歲終則乘傳詣京師奏事成帝綏和元年改爲牧哀帝建平二年復爲刺史前漢世刺史乘傳周行郡國無適所治後漢世所治始有定處止八月行部不復奏事京師晉江左猶行郡縣班詔棗據追遠詩曰先君爲鉅鹿太守迄今三紀忝私爲冀州刺史班詔次于郡傳是也靈帝世天下漸亂豪傑各據有州郡而劉焉劉虞並自九卿出爲益州幽州牧其任重矣牧二千石刺史六百石郡守秦官秦滅諸侯以其地爲郡置守

丞尉各一人守治民丞佐之郡當邊戍者丞爲長史晉江
左皆謂之丞尉典兵備盜賊漢景帝中二年更名守曰太
守尉爲都尉光武省都尉後又往往置東部西部都尉有
蠻夷者又有屬國都尉漢末及三國多以諸部都尉爲郡
晉成帝咸康七年又省諸郡丞宋太祖元嘉四年復置漢
武帝納董仲舒之言元光元年始令郡國舉孝廉制郡口
二十萬以上歲察一人四十萬以上二人六十萬三人八
十萬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
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限以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
白二曰學通行脩經中博士三曰明習法令足以決疑能
案章覆問文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決斷
材任三輔縣令魏初更制口十萬以上歲一人有秀異不

拘戶口江左以丹陽吳會稽吳興並大郡歲各舉二人漢制歲遣上計掾史各一人條上郡內眾事謂之偕簿至今行之縣令長秦官也大者爲令小者爲長侯國爲相漢制置丞一人尉大縣二人小縣一人五家爲伍伍長主之二五爲什什長主之十什爲里里魁主之十里爲亭亭長主之十亭爲鄉鄉有鄉佐三老有秩嗇夫游徼各一人

錄公

通鑑註光武不任三公事歸臺閣惟錄尙書事者權任稍重自是迄于齊梁謂之錄公賢曰武帝初以張子孺領尙書事錄尙書事自此始晉百官志曰漢武時左右曹諸吏分平尙書奏事知樞要者始領尙書事張安世以車騎將軍霍光以大將軍王鳳以大司馬師丹以左將軍並領尙

書事後漢章帝以太傅趙熹太尉牟融並錄尚書事尚書有錄名自此始亦西京領尚書之任唐虞大麓之職也沈約曰漢東京每帝即位輒置太傅錄尚書事薨輒省

中書省

通鑑陳武帝紀是時政事皆由中書省置二十餘局各當尚書諸曹總國機要尚書唯聽受而已

中朝

漢書劉輔傳註孟康曰中朝內朝也太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為外朝也

三年喪

漢書哀帝紀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寧三年師古曰寧謂處

家持喪服漢安帝初長吏多避事棄官乃令自非父母服

不得去職是後吏又守職居官不行三年喪服其後又開

長吏以下告寧言事者或以爲刺史二千石宜同此制帝

從之建元元年尙書孟布奏宜復如建武永平故事絕刺

史二千石告寧及父母喪服又從之至桓帝永興二年復

令刺史二千石行三年服永壽二年又使中常侍以下行

三年服至延熹元年又皆絕之宋明帝泰始元年詔諸將

吏二千石以下遭三年喪聽終歸寧庶人復除徭役梁書

柳惲傳試守鄱陽相聽吏屬得盡三年喪禮署之文教百

姓稱焉唐制凡斬衰三年齊衰三年者並解官齊衰杖

期及爲人後者爲其父母若庶子爲其母者並解官申其

心喪

郎官

秦有郎中令掌宮殿門戶漢武帝更名光祿勳其屬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凡四等謂之三字郎而中郎以下更直執戟內謹門禁外充車騎類取經明行修者充之至于公車特起賢良方正敦樸有道高節公府掾曹試博士者多在此選而劉向霍光張安世東方朔揚雄之徒皆與焉是以董仲舒欲使列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有非其人則民受其殃宿衛之選可謂重矣魏晉以後無復三字郎而光祿不復在禁中至梁改爲光祿卿北齊日光祿寺兼掌膳食帳幕而已唐爲三衛五府以品官之子弟使父兄任保而後處之

亦古之遺制也

儀同三司

後漢書鄧騭傳延平元年拜騭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始自騭也

一人官人久于其職

漢書宣帝時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以傳敷同奏其言

考試功能侍中尙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賞賜至于

子孫終不改易樞機周密品式具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

之意也又宣帝以爲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

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每拜刺史守相輒親

見問觀其所繇退而考察以質其言常稱曰與我共治者

唯良二千石乎是以漢世良吏於是爲盛稱中興焉

黃霸爲潁川太守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尙能拜起送迎止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毋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因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爲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

哀帝時王嘉爲丞相以時政苛急郡國守相數有變動上疏言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司隸部刺史舉劾苛細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壹切

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
成罪言於司隸刺史或上書告之眾庶知其易危小失意
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縱橫吏士臨難莫肯
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書二
千石不爲故縱遣使者賜金尉慰同厚其意誠以爲國家
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孝宣皇
帝愛其善治民之吏有章劾事留中會赦壹解唯陛下留
神于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二千石部刺史
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闊略令
盡力者有所勸

後漢順帝時尙書令左雄上疏曰臣聞柔遠和邇莫大寧
人寧人之務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宣帝興于仄

陋綜覈名實以爲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人安其業漢初至今三百餘載俗浸彫敝巧僞滋萌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期月拜除如流動缺百數送迎煩費損政傷民臣愚以謂守相長吏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吏職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虛僞之端絕送迎之役損賦斂之源息時不能用

盧植上八事六曰遵堯遵堯者今郡守刺史一月數遷宜依黜陟以章能否縱不九載以滿三歲

金石錄後漢孫叔敖碑陰云期思長光視事一紀漢時令

長有在官一紀不遷者乃知前世官吏重於移易如此不
惟吏民免迎送之擾而士人亦皆安於其職無僥倖苟進
之心與後世異矣

凡題刻唐人必書某號幾年宋以下多書甲子亦有不
書年號者今識之以便尋閱

唐高祖武德戊寅 太宗貞觀丁亥 高宗永徽庚戌

顯慶丙辰 龍朔辛酉 麟德甲子 乾封丙寅

總章戊辰 咸亨庚午 上元甲戌 儀鳳丙子 調

露己卯 永隆庚辰 開耀辛巳 永淳壬午 宏道

癸未 中宗嗣聖甲申 武后垂拱乙酉 永昌己丑

天授庚寅 長壽壬辰 延載甲午 天冊萬歲乙

未 萬歲登封丙申是年又改萬歲通天 神功丁酉

聖曆戊戌 久視庚子 長安辛丑 中宗神龍乙

巳 景隆丁未 睿宗景雲庚戌 先天壬子是年又

改太極末元宗開元癸丑 天寶壬午 肅宗至德丙

申 乾元戊戌 上元庚子 寶應壬寅 代宗廣德

癸卯 永泰乙巳 大曆丙午 德宗建中庚申 興

元甲子 貞元乙丑 順宗永貞乙酉 憲宗元和丙

戌 穆宗長慶辛丑 敬宗寶曆乙巳 文宗太和丁

未 開成丙辰 武宗會昌辛酉 宣宗大中丁卯

懿宗咸通庚辰 僖宗乾符甲午 廣明庚子 中和

辛丑 光啟乙巳 文德戊申 昭宗龍紀己酉 實大

順庚戌 景福壬子 乾寧甲寅 光化戊午 天復

辛酉 天祐甲子 天德丙寅 長興甲寅 廣順乙未

後梁太祖開平丁卯 乾化辛未 均王貞明乙亥

龍德辛巳

後唐莊宗同光癸未 文明宗天成丙戌 長興庚寅

潞王清泰甲午

後晉高祖天福丙申 出帝開運甲辰 宗太甲申

後漢高祖天福丁未 乾祐戊申

後周太祖廣順辛亥 顯德甲寅

宋太祖建隆庚申 乾德癸亥 開寶戊辰 太宗太

平興國丙子 雍熙甲申 端拱戊子 淳化庚寅

至道乙未 真宗咸平戊戌 景德甲辰 大中祥符

戊申 天禧丁巳 乾興壬戌 仁宗天聖癸亥 明

道壬申 景祐甲戌 寶元戊寅 康定庚辰 慶曆

辛巳 皇祐己丑 至和甲午 嘉祐丙申 英宗治

平甲辰 神宗熙寧戊申 元豐戊午 哲宗元祐丙

寅 紹聖甲戌 元符戊寅 徽宗建中靖國辛巳

崇寧壬午 大觀丁亥 政和辛卯 重和戊戌 宣

和己亥 欽宗靖康丙午 高宗建炎丁未 紹興辛

亥 孝宗隆興癸未 乾道乙酉 淳熙甲午 光宗

紹熙庚戌 寧宗慶元乙卯 嘉泰辛酉 天開禧乙丑

嘉定戊辰 理宗寶慶乙酉 紹定戊子 端平甲

午 嘉熙丁酉 淳祐辛丑 寶祐癸丑 開慶己未

景定庚申 度宗咸淳乙丑 帝顯德祐乙亥 端

宗景炎丙子 帝昺祥興己卯 七

遼太祖丁卯 即位稱元年 神册丙子 天贊壬午

天顯丙戌太宗丁亥即位仍稱天顯二年會同戊

戌景大同丁未世宗丁未即位改元天祿 穆宗應

麻辛亥十年為宋太祖之元景宗保寧己巳 乾亨己

卯 聖宗統和癸未開泰壬子太平辛酉興宗

景福辛未重熙壬申道宗清寧乙未 咸雍乙巳

大康乙卯大安乙丑壽隆乙亥天祚帝乾統

辛巳天慶辛卯保大辛丑五年七

金太祖收國乙未天輔丁酉太宗天會癸卯興熙

宗乙卯即位仍稱天會十三年天眷戊午皇統辛

酉 海陵天德己巳貞元癸酉正隆丙子世宗

大定辛巳章宗明昌庚戌承安丙辰泰和辛酉

衛紹王大安己巳崇慶壬申至寧癸酉宣宗

癸酉卽位改元貞祐 興定丁丑 元光壬午 哀宗

正大甲申 天興壬辰 三年七 元興人散夫干言

元太祖丙寅稱帝 金泰和六年 丁亥拖雷監國 元太

宗己丑 元 辛丑 太后稱制 定宗丙午 元 戊申 太

后稱制 憲宗辛亥 元 世祖中統庚申 至元甲子

成宗元貞乙未 大德丁酉 武宗至大戊申 仁

宗皇慶壬子 延祐甲寅 英宗至治辛酉 泰定帝

泰定甲子 文宗天祿戊辰 至順庚午 順帝元統癸

酉 至元乙亥 至正辛巳 二十七年卽吳元年

通鑑書入寇者皆內外之辭非順逆之辭 通鑑書入寇者皆內外之辭非順逆之辭

荆卿生刳一語乃解嘲之辭其實刺劍術疎耳錯處只在

未至身三字之間蓋七首藏於圖中是極短小之物持短

兵而與大角逐於殿堂之上其不勝必矣所以反被入剗
非秦王之用劍賢于軻勢使然也人心一動則神色必異
荆軻所以爲神勇者全在臨事時一毫不動此孟賁輩所
不及也

留侯籍前箸爲漢王言入不可實無入件正是一時口頭
語今千載之下如見當日設問光景若後人作文定加併
省便失神矣

陶徵士韋蘇州非直狷介實有志天下者陶詩惜哉劍術
疎奇功遂不成韋詩秋郊細柳道走馬一夕還何等感慨
何等豪宕至於逢陽開府一詩則少年之才氣與中年之
底厲大略可見矣大凡伉爽高邁之人易與入道夫子言

狂者進取正謂此爾

慕容紹宗被髮向北斗爲誓先人云必其俗有此某按南
斗注生北斗注死故向北斗而誓之也
屈平漁父所見不同不以察察受汶汶者其天性然也雖
然不止是也屈子宗臣也有與國存亡之義焉又安得如
漁父所云哉
歐公作桑景傳贊言本末不順而與夷狄共事者嘗見其
禍未見其福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此於宣和海上之盟
洞若目見
陳勝舉兵詐稱公子扶蘇項燕成方遂詐稱衛太子意必
當時有爲扶蘇衛太子未死之說者王郎詐稱成帝子子
輿意必當時有爲成帝有子在民間之說者吾竊以疑壬
午之事今且二百四十年矣踵其說者又撰出亡年譜一

書尤可怪卽迎入西內一節記者互異今則從同而是之矣雖然燕太子丹不過禮士慕俠而一時燕趙慷慨之徒不平其事遂有天粟馬角之談淮南王安不過禮士好奇而其時之人亦以爲安不死仙去又况守文令主一旦不幸而遭斯難資侔卜郊而禍同鹿臺有心者能無惜之而爲是而死之論哉是又不必深辯也幼時見一書載正統中一御史出有一僧當街呵之不去獻詩云云卽世所傳流落江湖一律也事聞死獄中此書出於嘉隆間疑得實其事正與衛太子同必京師有此事而傳之四方乃有迎入西內之說耳竊意建文旣出亡四十載幸以勿恙亦可以絕意天家沒身巖岫復何所戀而出託宮西內長違海島之娛歸骨燕山詎是首邱之志可疑者一成方遂之事

人所易知思思一奏未審眞僞何遽令乘傳入京有司以
王禮見邪可疑者二載此四者或在正統五年或在七年
年分參錯按七年七月太皇太后大漸召閣臣問朝廷有
何大事未備而士奇對以建文君雖已滅曾臨御四年宜
令史官輯其實錄何至老佛一事舉朝曖昧莫究所終一
若有所深諱而反出野史之流聞可疑者三果能待以王
禮養其天年又豈不能出建庶人于幽閉之中而必待天
順二年之後哉可疑者四然則西內之說斷乎未可信也
遜國出亡或有之耳

鄭漁仲言作史莫先於表今觀宋遼金元四史紊亂殊甚
不先作表則史未易讀也夫宋雖正統所在自建炎以下
與南北朝無異作綱目者詳南而略北使金源一代可傳

之事並闕不書殊失溫公之指比日偶閱四史因自混一之年以迄厓山之歲編成年表較漁仲尤爲簡略蓋記事自有紀傳圖譜簡則易明也

金自收國稱帝以後十二年而滅遼又一年而破宋何其速也元自斡難河卽位以後二十九年而滅金又四十五年而滅宋何其遲也蓋金之宣哀二宗猶知守國非天祚荒淫之比而來自端平以後亦尙有忠臣猛將分扼要害稍勝靖康時事而合州旣殂皇后稱制未遑遠略故江南得延數年之命云

不備不虞不可以師韓世忠京口之戰只不曾備得無風及火箭二事遂敗於兀朮故用兵者在先識己之瑕而後可以待敵

龔子蒞言謂今江南雖極大之縣數萬金之富不過二十家萬金者倍之數千金者又倍之數百金以下稍殷實者不下數百家以戶口數十萬之大縣而富戶不過千餘於千家之中而此數十家者煩苦又獨甚其爲國任勞卽無事之時宜加愛惜况今多事皆倚辦富民若不養其餘力則富必難保亦至於貧而後已無富民則何以成邑宜予之休息曲加保護毋使奸人蠶食使得以其餘力贍貧民此根本之計又曰一邑之中食利於官者七慮數千人恃訟煩刑苛則得以嚇射入錢故一役而恆六七人共之若不生事端何以自活宜每役止留一正副供驅使餘並罷遣令自便營業而大要又在省事事省則無所售其嚇射卽勒之應役將有不願而逃去者尤安民之急務也

盧九台告人曰不肖十分精神七分調停宰輔臺省一分
消耗簿書期會其籌兵設策只二分餘耳若得五分辦賊
亦不至任彼猖狂

濫觴言始也今以爲濫極之義舛矣蔽辜言斷也今訓若
一言以蔽之義舛矣萬厯以後士子但讀時文不知用字
所本且如家語孔子謂子路曰夫江始於岷山其源可以
濫觴王肅注觴所以盛酒者言其微也非濫極之義也詩
薄言震之莫不震疊箋云甫動之以威則莫不懼而服者
言其威武又見畏也非震驚之義也薛國觀疏首語驛遞
之濫觴已極常自裕疏首語流氣之震疊可虞傳之史書
可爲笑談亦恰是一對

今人作四六中多用長調甚至數十字爲一對不知何以

云四六也昉于陸宣公奏議蓋論事之文不拘一體固然爾用之表啟自萬厯中年夫四六乃文之近體其變而每下又如此何論古文哉士衡四六最勝中有逸氣晉宋之文對而不整然其氣厚下此對愈工而文愈薄矣徐庾已不及下而王楊彌不及宋人四六則別自一體爾

南齊顧歡早孤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輒執書慟泣受學者廢蓼莪篇不復講焉世但知爲王偉元事耳

世但知蘇武持節匈奴不知同還者又有馬宏奉使被拘不屈者三人蘇武于什門洪皓武在匈奴十九年什門在燕二十四年皓在金亦幾二十年

周永與何允書竟是一篇戒殺生文後人立論總不出此晉書東海王越傳有博士庾純議招魂葬一篇可取看來

不伎不求何用不臧只此八字可以平天下今人尙未到子路地位豈可不終身誦之

麟士曰詩邱中有麻麻衣如雪禮運治其麻絲以爲布帛皆古無棉布績必用麻之證然亦當如今苧布練熟者非凶服麻布之謂也麻衣如雪麻衣布衣也古未有木棉若用布卽必是麻凡言麻卽布耳杜詩麻鞋見天子又肅宗與李泌出軍人環指之曰衣黃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則天子前亦不禁白

晉簡文帝作相召謝萬爲撫軍從事中郎萬著白綸巾鶴氅裘履版而前

玉海言漢哀之太初晉元之建武魏孝武之永興唐肅宗之上元皆自重一代之號元朝又重至元元修之永興高

延宗之隆化俱史不載先天永貞皆內禪之後改元耳兩後周無年號

明朝年號重於前代者四永樂有三涼張重華循州賊張遇賢方臘天順有二金楊安兒元太子阿速吉八正德有一夏崇宗天啟有三元灑僧梁永嘉王莊陳有諒崇禎字出南齊謝超宗南郊登歌有云史正嘉兆神宅崇禎昔人未卽帝位有謙讓止稱元年者有以干支紀者李暹改元庚子竇建德改元丁丑蓋云庚子年丁丑年爾

晉惠帝同時有二孫秀二王敦

金貞元元年都燕正隆六年都汴大定元年復都燕貞祐二年復都汴

國史之書上之好惡下之人心繫焉崇禎十七年而熹宗

荀願堂叢書
四一
實錄未成亦由門戶方爭白黑難定宋自紹聖以蔡卞爲
國史修撰改神宗實錄而國是始淆於乎好惡之成豈不
繫乎其人哉

昔人有言蔡文姬失節而在列女賀知章七十乞鑑湖而
在隱逸以作史者失身之人難退之士也可不慎與

永嘉之時兵革四逼雒陽孤危朝議欲遷都以避難王衍
以爲不可賣車牛以安眾心及漢兵將至荀晞表請遷都
倉垣使從事中郎劉會將船數千艘宿衛五百人穀千斛
迎帝帝將從之公卿猶豫左右戀資財遂不果行然則國
家危迫之時去邠邑岐未爲非計特圖之不可不豫爾
古之治兵者必治賦古之治民者必籌兵而漢之太守皆
自爲將自古守令將帥之不相爲用未有如今日者也

甘桓公見王子朝劉子謂萇宏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
同德度義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
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曹公擊馬超敵每一部到公
輒有喜色姚萇每見一軍輒喜古人兵機大略相同
兀朮東下非知府陳規有米數千石則劉錡亦不能守
唐之樞密院乃是宦者宋則爲大臣宋之太監乃是文官
今則爲宦者

熙豐之法有至今不變者經義也武舉也茶馬也崇觀之
法有至今承用者鄧洵武之官階也

孫沔以張禹李林甫斥呂夷簡而夷簡以爲元規藥石之
言恨聞此遲十年爾又如文彥博請召還唐介宋時相臣

尙有此

應奉識車匠於開扇

謝承書

楊愔記漫漢于障麴

北齊書

蔡邕書盡與王粲宋懷方二禮付戚衰呂元伯叩頭于王

慧龍沐謙委身于司馬楚之紇干承基不忍于于志寧

六國首事之時憂在亡秦而已而不知劉項之分爭者五

年春陵起兵之日誅莽而已而不知赤眉王郎劉永張步

隗躡公孫述之各據者十二三年初平起義之時討卓而

已而不知催汜二袁呂布之輩相攻二十餘年而卒爲三

國晉陽舉事之日患在獨夫而已而不知世充仁杲建德

之倫十餘年而始克平之是知相因之勢聖人不能回而

已見之形非智士之所患也深思而逆爲之計豈不在乎

識微之君子哉羣盜之興天之所以開真人也王莽之世

劉崇翟義之倫旣不能克不生羣盜則海內不亂而真人

亦無所憑以出故新市平林爲光武之先驅及寇剽日久
野無所掠人窮反本厭兵愁泣而太平之兆已開於是甲
齊熊耳兵散歸田而天下定于一矣故盜賊之生不得不
生其散不得不散勢有相因而天心繫焉繇今證古則天
意若有可知者申生之縊韓原之獲子圉之逃若此者爲
文公也衛太子之不得其死孝昭之無嗣昌邑之不君若
此者爲中宗也孝成之絕嗣哀平之短折王莽之篡代若
此者爲光武也傳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故惠懷之際國
幾亡矣而君子以爲天之啟晉居攝之年漢中絕矣而識
者以爲天之祚劉

夫子告子張其或繼周百世可知也於何知之以理而已
文信國執于元作詩曰閏位適在三七間禮樂終當屬真

主數十年之後明太祖起而其言驗金仁山作通鑑前編
後序曰王仲淹續經之作疾病而聞江都之變泫然流涕
曰生民厭亂久矣天其或者將啟堯舜之運而吾不與焉
則命也數十年後明太祖起而其言亦驗二子者一知于
宋將亡之時一知于宋已亡之後豈有甘德蔡少公之術
哉孟子之知天也曰一治一亂夫子之知天也曰物不可
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止矣
漢未絕則光武中興漢絕則昭烈再世是以功德本乎祖
宗滅秦者秦非六國誅莽者莽非漢兵是以推戴繫乎民
心才高天下則漢祖唐宗才醜德齊則三國南北是以戡
定在乎人事五胡蕃鎮積數十年已成之形則河山分裂
隋季元終僅十餘年之羣盜則不傳其子是以分合視乎

成形世祖自信於會宛之日少康基澆於牧正之時是以
大器觀乎人主
方莽之亡隗躡曰漢鄧曄曰漢申錡屠門少之屬皆曰漢
其後雲臺諸將無一人列名其中者何哉小則盜賊大則
覬覦非望本不知天命之歸而特欲稱名以集眾者也是
以班叔皮馬文淵爲見幾之士矣

崑山城中馬鞍山東隅向來宿莽幽翳無登者崇禎十二
三年間宗伯顧公疏剔林藪鑿池矧亭宛然一園林矣時
先祖聞之曰昔形家謂此爲龍頭鑿之非宜不五六年遂
有屠城之禍而宗伯亦死事于溫頃讀宋史胡文恭公宿
在慶厯間以蓬萊諸山居京師東隅往往取金其中以致
地震請禁民鑿山以寧地道又漢書云鑿地數百丈銷陰

氣之精是以致旱此皆與先祖之言符合者也

明封疆之律固嚴而待死事之臣太薄且如州縣之吏或蒞任未久或兵力不支與城俱亡雖無益於邊陲之事而其人之責則已塞矣惟督撫大臣不可以此寬其失地之律然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古人亦未之苛也非其人而遣之則罪在中樞當其事而擧之則罪在主者而死事之臣自可錄其節而掩其膏庶乎平明之論與

人富則難使也夫人之輕于生必自輕于貨也始古之士大夫不封殖不厚奉視天下之物無以于其中彼且不知世利之足戀也而後可以決然于一死今且羣天下之士大夫而莫不愛金官日尊而金日益多金多而愛與之終

始彼又安肯一旦舍此纍纍者而死也田單天下之奇人
也能以二城復興齊國及至封爲安平奉以夜邑娛以菑
上黃金橫帶而騁乎淄澠之間則無死敵之心矣是故人
富而重其生絕吭伏劍不出素封千戶之家感慨自裁多
在婢妾賤人之輩嗚呼富未必富也生未必生也古之偷
生蒙耻幸免而歸爲鄉里所不齒者有矣未若今之甚也
非特不齒也破其廬劫其資燔其室而後厭於人心者何
哉古不富而今富也富然後樹怨深富然後人思奪之於
是醜然面目者不敢見人而藏顏有北之鄉匿影曦光之
下嗚呼雖悔之何及哉

李牧爲將盡用市租馬隆討羗身至武庫
昂畢之間爲天街其南陽國其北陰國

秦始皇八年河魚大上魚陰類民之象也逆流而上言民將不從君令爲逆行也其在天文魚星中河而處車騎滿野易曰无魚之凶遠民也詩云牧人乃夢眾維魚矣

魏世宗延昌甲午填星守天江梁主大發軍眾造浮山堰以竭淮水明年填星在天江而梁堰壞奔流決溢

元初太陰犯填星熒惑指鉤鈐皆陵夷城郭之象於是盡隳江淮城郭

國語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注火心星夏之十二月晨見於辰辰角大辰蒼龍之角朝見於東方建戌之初寒露節也天根亢氏之間寒露之後五日朝見本氏也寒露後十日駟房星建戌之中駟見火見霜降之後定謂之營室建

亥小雪之中定星昏正于午一曰器類也元宗太平英精
韓文公集送窮文注洪曰予嘗見文宗備問云顓頊高辛
時宮中生一子不著完衣號爲窮子其後正月晦死宮人
葬之相謂曰今日送窮子自爾相承送之又唐四時寶鑑
云高陽氏子好衣弊食糜正月晦巷死世作糜棄破衣是
日祝于巷曰除貧也唐姚合正月晦日詩年年到此日漑
酒拜街中萬戶千門裏無人不送窮送窮窮不去相泥欲
何爲今日官家宅淹留又幾時古人皆恨別此別恨銷魂
只是空相送年年不出門性癖于貧貧無所畏人
隨文建長安唐實都之元人開會通河明實用之平世中
宛王賜歸光武封慎侯漢中王嘉歸光武拜千乘太守至
建武十三年封順陽侯西平王李通歸光武封固始侯鄧

王王常歸光武封山桑侯皆不得用前更始封爵
楚懷王封高帝爲武安侯又進爲沛公及卽位之後封漢
爲沛侯孝武初封田蚡爲武安侯光武建武三十年徙中
山王輔爲沛王中元二年封輔子寶爲沛侯是知漢人質
直尙無拘忌自符堅有龍驤建業之言遂成姚萇之讖而
唐之中書令宋之都點簡遂爲人臣不敢居之官矣

呂后封大謁者張釋爲建陵侯此封宦官之始

漢高帝甲辰崩丙寅葬二十一日文帝己亥崩乙巳葬六
日景帝甲子崩癸酉葬九日

唐自中葉以前長子皆不得立高祖太子建成被殺太宗
太子承乾廢高宗太子忠廢太子宏暴卒太子賢誅中宗
太子重俊誅睿宗長子宋王成器讓位元宗太子瑛誅至

代宗始以長子踐位

隋文帝皇后獨孤氏崩著作郎王劭上言大行皇后福善禎符備諸祕記皆云是妙善菩薩史家載之以爲譏後萬

麻中尊孝定太后爲九蓮菩薩以縣名稱其人者惟政府爲然嘉靖中嚴惟中日分宜徐子升曰華亭是也他部院則不稱之以一縣或有二三人同朝難於分別也唐張九齡開元名相天下稱曲江公而不名李德裕天下士推重不敢有所斥稱贊皇公此卽稱縣名之所本矣

宋洪邁從孫倬丞宣城自作題名記邁曉之曰他文尙可隨力工拙下筆如此記豈宜犯不韙哉蓋以韓文公有藍田縣丞廳壁記也李太白云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

在上頭

史記甘羅年十二爲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後人誤以爲年十二爲秦相作一句昔人辯之已明然北齊彭城王浹答博士韓毅曰甘羅幼爲秦相未聞能書則南北朝已
有此語

巡撫字惟天子得用之唐王勃春思賦妾本幽閨學歌舞
寧知漢代多巡撫前年齋戒謁甘泉今歲笙簫祀后土洪
武年間命皇太子巡撫陝西亦用此義後遂以入大臣之
銜後周武帝西巡幸瓜州刺史李賢第詔曰今巡撫留此
不殊代邑舉目依然益增舊想隋煬帝紀仁壽初奉詔巡
撫江南蘇威傳持節巡撫江南文帝紀遣韋洸王景持節
巡撫嶺南南史袁昂傳豫州刺史李元履巡撫東土

禮記曾子問孔子曰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後周書崔猷傳時昏姻禮廢嫁娶之辰多舉音樂猷請禁斷是則嫁娶用樂其來未久

孔子誨其弟子皆稱名孟子則皆曰子稱於他人之前亦曰子樂正子高子是也亦可見世風之變矣

喪服小記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若不知姓則書氏是婦人之稱氏者以不得其姓而書之也今乃一概曰氏非矣

柳下惠之妻稱柳下爲夫子列子之妻稱列子爲先生

通譜之事在古人卽已有之唐書張九齡爲司勳員外郎時張說爲中書令親重之與通譜系嘗曰後出詞人之冠也劉三復爲浙西從事汝州刺史劉禹錫以宗人遇之深

重其才嘗爲詩贈三復序曰從弟沈亞之爲韓尹祭韓令
公文曰嘗敘族以姪余謂同源於康子宋黃魯直作黃育
字序曰會稽黃渥與庭堅皆出於婺州之黃由七世以上
失其譜以年相望與渥相近復以兄弟合宗

梁夏侯譖去夏稱侯託爲侯景族子唐令狐絢爲相凡姓
狐者皆稱令狐有人爲詩以譏之與夏侯譖事相反而實
相類

元詩碑多有一行漢字一行蒙古字者惟印文不然予見
靈巖寺祖師殿前元碑上有泰安州印乃正篆也

漢昭帝始元六年七月令民得以律占租賣酒升四錢唐
德宗貞元二年十二月壬申從度支奏京城畿內權酒每
斗權錢一百五十文蠲酒戶差役昔人以杜詩徵唐時酒

價謂每斗直錢三百文若在貞元以後則此三百文者半歸之酒家而半輸之國用也

後漢書魯恭傳年十五與母及弟丕俱居太學可見當時學舍寬廣遠方貧生可以將母就業其養士之制備矣

唐人除官多有以父名而不拜者又有前人丁憂後人親在避其凶嫌而不赴者舊唐書杜佑傳爲盧杞所惡出爲

蘇州刺史佑母在杞以蘇州憂闕授之佑不行

元史張立道傳先是雲南未知尊孔子祀王逸少爲先師

立道首建孔子廟

明朝諡不避重如兩張文忠兩王文肅之類是矣若甲申

死節一時賜諡三十三人而吳麟徵吳甘來二人並諡忠

節事同姓同諡又同非別嫌示信之義亦禮臣之疏略也

古之善治兵者營平久駐湟中月計糧穀芟藁數十萬未見累民古之善理民者乖崖甫至成都卽奏罷陝西米數萬未聞餒士古之善養兵者荊州十年之積不煩轉運古之善利民者內史牛車之輸不費追呼

明宣宗時特著三法一久任二不次遷擢三不限流品

萬厯庚戌丙辰用閣臣言館選隔科一舉故二科獨無庶吉士本舊制也至崇禎甲辰丁丑復行之

守令之難有四坐堂皇撫一邑專精課治何業不就而時日耗于趨迎精神殫于餽遺希鞫鞫踞東西奔馳其難一工於彌縫善事上官者躡薦臺省不者輒以他事中之畏簡書不若其畏上臺其難二首尾牽制文移把持尺寸以上不得輕有所舉長材無以自見掣肘之患其難三官如

行馬僅一過耳書役爲主人官者爲客則其弊不可得知
知不可得竟其難四既責其拊循而以征輸不及額議罰
既戒其貪墨而以設處不誤公爲程

趙概爲守而勅縣不得催科盧坦爲令而詣府請寬限

伊尹嚴一介之取先嚴一介之與與人者取人之捷徑

有以己之不廉成己之不法亦有以己之不法成人之不

廉

萬家之邑必有士夫數十諂諛相先侈靡相耀子女姻亞
童僕坐較金帛以爲意色稍不能忍必且譁張恣睢而取
必於官

海忠介惟有一袍一僕之風始能建言世廟陸文定惟有

焚香啜茗之致始能不謝分宜

茅屋數椽種秫百畝僅給衣食如吳介肅之高持剛介寡
與誓不營私終身不渝如何文肅之正大敝裘尙假于人
牝馬亦非己有如陳茂烈之風紀自持

卑者積俸以取遷除巧者鬪捷以營津要

高燕志報而

漢之能吏多出掾史唐節度所辟書記亦往往入而爲大
官卽明之吳訥以醫士起中丞郁新嚴震以人才登八座
楊士奇以白衣薦舉而直綸扉陶魯以恩蔭而至金吾黃
福以貢士而爲六卿胡儼以鄉舉而爲司成况鍾蔚能以
吏員而爲郡守

蘇州府志

蘇州府志

諸城志明太祖嘗語侍臣曰那進士每有學問著選學官
教秀才那歲貢每曉事體著選有司牧民故一時進士多
除教職而歲貢多除縣官洊歷臚仕

巴蜀被文翁之化易議刺爲文章南陽被召父之化易商賈爲本業潁川被黃韓之化轉爭訟爲篤厚

魯戈無反日之誠越甲有鳴君之耻

弁髦不用手三加之後芻狗不施於神醉之時

鳥將夕而歸巢蟲向寒而坏戶

韓信豕耳智伯園桃祭師之類平不蕪

非常之策陳湯不奏於公卿度外之功班超不謀於從事

虹干燕日電擊齊臺好寶欲分筆林李奇賀清史幽川决

張霸百二劉炫連山

蛇生林屋之山鹿走姑蘇之館洞庭無三斑蛇虎維也侯

景之亂始有蛇文淵圖五筆然三問中

欲求寶劍須乞豐城爲覓丹砂便求勾漏

移鐘簾於京雒作太廟於臨安
葬梁鴻於要離之側圖延篤於三閭廟中

王陵後至晚封安國之侯馮延遲降僅授曲陽之令

樊宏手疏章澳親書

陳敬瑄節度三川進秩實始於擊毬李存賢節度幽州先
資乃緣於手搏

幣帛之禮貴於未將祭祀之誠嚴乎不薦

多儀不享既灌何觀

入止都門既艮坤之闕絕出游江上又吳坎之難期

韋蘇

州訓李儋詩都城二十里居在艮與坤人生所各務乖闕

略朝尊

外廷之吏謂楚鵠以爲烏內侍之臣指秦鹿而云馬

好時陸賈

尉佗傳

山東李白

矣孺貨晉筮史鄭朝賄趙太卜

鹿車先上文偉無難載之容狐貉同行子路有不求之節

常存渡蟻之心且試按龜之手

宋祈編竹渡蟻

靈樞經

手毒者可使試按龜置龜於器下而按其上五十日而死矣手甘者復生如故也

楚人亡布以為令尹盜之愚公失駒仲父自引其過

追李峴而穀價平烹宏羊而天雨降

李峴為京兆尹揚國

忠怒其不附己出為長沙太守時京師米麥踴貴百姓為之語曰欲得米麥賤無過追李峴

南陽之五伯齊名涼部之三明並美

五伯見後漢鄧彪

燈然董卓之臍烏啄桓元之目

朝多鳴豫之夫邑有宣驕之士

時日曷喪如水益深

粗通六合之占頗識五殘之變

太公擁彗於高皇仲孺叩頭於去病

人犧國狗

烏不烏鵲不鵲猶言鵲鷺充廷馬非馬驢非驢漫曰麒麟

在藪

明列輔起家考

永樂七人

解縉

吉水中書庶吉士戊辰

黃淮

永嘉中書丁丑

胡廣

吉水修撰庚辰

楊榮

建安編修庚辰

楊士奇

泰和吳府

審理由生員

金幼孜

新淦給事中庚辰

胡儼

南昌華亭

縣教諭鄉科丁卯

洪熙五人

李賀

劉文

並見上

萬安

吳縣知縣

黃淮

楊榮

楊士奇

金幼孜

並見上

權謹

安縣知縣

宣德五人

楊榮

金幼孜

並見上

楊溥

石首編修庚辰

張瑛

邢臺

寧州訓導

陳山

沙縣奉化縣教諭鄉科癸酉

正統八人

楊榮

楊溥

並見上

陳循

泰和修撰乙未

曹鼐

寧晉修

撰癸丑

馬愉

臨胸修撰丁未

苗衷

定遠編修己丑

高穀

興化庶吉士乙未

張益

吳縣庶吉士乙未

景泰九人

並見上

吳縣庶吉士乙未

吳縣庶吉士乙未

吳縣庶吉士乙未

吳縣庶吉士乙未

陳循 高穀 並見上 彭時 安福修撰 戊辰 商輅 淳安修

撰乙丑 俞綱 嘉興府審理由生員 江淵 江津編修 庚

戌 王一寧 仙居吏部主事 戊戌 蕭鎡 泰和編修 丁未 王

文 東鹿御史 辛丑

天順八人

彭時 見上 徐有貞 吳縣庶吉士 癸丑 許彬 寧陽庶吉士

乙未 薛瑄 河津御史 辛丑 李賢 鄧州吏部主事 癸丑 呂

原 秀水編修 壬戌 岳正 鄞縣編修 戊辰 陳文 廬陵編修

丙辰

成化十人

彭時 商輅 李賢 陳文 並見上 萬安 眉州庶吉士

戊辰 劉定之 永新編修 丙辰 劉珣 壽光庶吉士 戊辰 劉

吉 博野庶吉士戊辰

彭華

安福庶吉士甲戌

尹直

泰和

庶吉士甲戌

宏治六人

劉吉

見上

徐溥

宜興編修甲戌

劉健

洛陽庶吉士庚辰

邱濬

瓊山庶吉士甲戌

李東陽

茶陵庶吉士甲申

謝遷

餘姚修撰乙未

正德十四人

李東陽

謝遷

並見上

焦芳

泌陽庶吉士癸未

王鏊

吳

縣編修乙未

楊廷和

新都庶吉士戊戌

劉宇

禹州上海

縣知縣壬辰

曹元

含山工部主事乙未

劉忠

陳畱庶吉

士戊戌

梁儲

順德庶吉士戊戌

費宏

鉛山修撰丁未

靳

貴

丹徒編修庚戌

楊一清

丹徒中書壬辰

蔣冕

全州庶

吉士丁未 毛紀 掖縣庶吉士丁未

嘉靖二十七人

謝遷 楊廷和 費宏 楊一清 蔣冕 毛紀 並見

上 袁宗臯 石首興府長史庚戌 石珣 藁城庶吉士丁未

賈詠 臨潁庶吉士丙辰 翟鑾 諸城庶吉士乙丑 張孚敬

永嘉南京刑部主事庚辰 桂萼 安仁丹徒縣知縣辛未

方獻夫 南海庶吉士乙丑 李時 任邱庶吉士壬戌 夏言

貴溪行人辛巳 顧鼎臣 崑山修撰乙丑 嚴嵩 分宜庶吉

士乙丑 許讚 靈寶大名府推官丙辰 張壁 石首庶吉士

辛未 張治 茶陵庶吉士庚辰 李本 餘姚庶吉士壬辰 徐

階 華亭編修癸未 袁煒 慈谿編修戊戌 嚴訥 常熟庶吉

士辛丑 李春芳 興化修撰丁未 郭朴 安陽編修乙未 高

拱 新鄭庶吉士辛丑

隆慶八人

徐階 李春芳 高拱 並見上 陳以勤 南充庶吉士辛

丑 張居正 江陵庶吉士丁未 趙貞吉 內江庶吉士乙未

殷士儋 歷城庶吉士丁未 高儀 錢塘庶吉士辛丑

萬麻二十人

張居正 見上 呂調陽 臨桂編修庚戌 馬自強 同州庶吉

士癸丑 張四維 蒲州庶吉士癸丑 余有丁 鄞縣編修壬

戌 申時行 吳縣修撰壬戌 王錫爵 太倉編修壬戌 許國

歙縣庶吉士乙丑 王家屏 山陰庶吉士戊辰 陳子陸 南

充庶吉士戊辰 趙志臯 蘭谿編修戊辰 張位 新建庶吉

士戊辰 沈一貫 鄞縣庶吉士戊辰 朱賡 山陰庶吉士戊

辰 沈鯉 歸德庶吉士乙丑 于慎行 東阿庶吉士戊辰 李

廷機 晉江編修癸未 葉向高 福清庶吉士癸未 吳道南

崇仁編修己丑 方從哲 德清庶吉士癸未

泰昌三人

方從哲 見上 劉一燝 南昌庶吉士乙未 韓爌 蒲州庶吉

士壬辰

天啟二十一人

葉向高 方從哲 劉一燝 韓爌 並見上 何宗彥 隨

州庶吉士乙未 孫承宗 高陽編修甲辰 沈灌 烏程庶吉

士壬辰 孫如游 餘姚庶吉士乙未 史繼偕 晉江庶吉士

壬辰 周如磐 莆田庶吉士戊戌 丁紹軾 貴池庶吉士丁

朱國祚 秀水庶吉士癸未 朱國楨 烏程修撰己丑 朱

延禧 聊城庶吉士乙未 魏廣微 南樂庶吉士甲辰 馮銓

涿州庶吉士癸丑 顧秉謙 崑山庶吉士乙未 黃立極 元

城庶吉士甲辰 張瑞圖 晉江編修丁未 李國權 高陽庶

吉士癸丑 施鳳來 平湖編修丁未

崇禎五十人

韓爌 孫承宗 黃立極 張瑞圖 李國權 施鳳

來 並見上 來宗道 蕭山庶吉士甲辰 楊景辰 晉江庶吉

士癸丑 李標 大名庶吉士丁未 劉鴻訓 長山庶吉士癸

丑 周道登 吳江庶吉士戊戌 錢龍錫 華亭庶吉士丁未

成基命 大名庶吉士丁未 周延儒 宜興修撰癸丑 何如

龔 桐城庶吉士乙未 錢象坤 會稽庶吉士辛丑 溫體仁

烏程庶吉士戊戌 吳宗達 武進編修甲辰 鄭以偉 上饒

庶吉士辛丑

徐光啟 上海庶吉士甲辰

錢士升 嘉善修

撰丙辰

王應熊 巴縣庶吉士癸丑

何吾騶 香山庶吉士

己未

文震孟 長洲修撰壬戌

張至發 淄川知縣辛丑 林

鈺同安編修丙辰

孔貞運 句容編修己未

黃士俊 順德

修撰丁未

賀逢聖 江夏編修丙辰

傅冠 進賢編修壬戌

劉宗亮

綿竹庶吉士己未

薛國觀 韓城推官己未

楊嗣

昌 武陵教授庚戌

程國祥 歙縣知縣甲辰

方逢年 遂安

編修壬戌

蔡國用 金谿中書庚戌

范復粹 黃縣推官己

未

姚明恭 蘄水庶吉士己未

張四知 費縣庶吉士壬戌

魏炤乘

滑縣知縣丙辰

謝陞 德州知縣丁未

陳演 井研

庶吉士壬戌

蔣德璟 晉江庶吉士壬戌

黃景昉 晉江庶

吉士乙丑

吳姓 興化知縣癸丑

魏藻德 通州修撰庚辰

李建泰 曲沃庶吉士乙丑 方岳貢 穀城主事壬戌 范景

文 吳橋推官癸丑 邱瑜 宣城庶吉士乙丑

抄書入弊

書手麤率捲腦折角

墨汁蠅矢垢汗

眾手傳接揉熟紙本

開卷不收

分手抄謄折釘散亂

抄寫有誤恐被對出反將原稿塗改

欲記起止輒將原稿加圈加勾

粘補錯字扯用書角片紙

菰中隨筆終

菰中隨筆卷一

東吳顧炎武寧人父著

溫公作通鑑考異一書正見古人仔細處太史公會稽諸書而成史記不能無牴牾晉以下則矛盾尤甚舊唐書唐臨徐有功傳今上字三見皆謂玄宗既有沙陀李克用傳而又或稱莊宗爲中興懿帝紀李國昌小男克用哀帝紀中興之初王鎔傳其後事在中興書鄭從讜傳沙陀李克用劉鄴張濬傳末中興王處直傳稱莊宗蓋全沿故帙也元史速不台雪不台一人分爲二傳蓋修史不出一手遂有此誤嘗欲仿漁仲書例合二十一史爲一編有志未逮以俟君子

兩條並見日知錄舊唐書及元史下惟首尾數語不同

爾雅父爲考母爲妣注禮記曰生曰父母妻死曰考妣嬪

今世學者從之按尙書曰大傷厥考心事厥考厥長聰聽
祖考之彝訓如喪考妣公羊傳曰惠公者何隱之考也仲
子者何桓之母也蒼頡篇曰考妣延年書曰嬪于虞詩曰
聿嬪于京周禮有九嬪之官明此非死生之異稱矣其義
猶今謂兄為冢妹為媚卽是此例也

答楓仲

三百八十四爻必是周公之所作中有箕子之明夷故也
仄韻亦有通用獨用之分為律賦故也

答李天生

孟子字多近今蓋久變于魏晉以下

答宋芹

填星當居不居其國失土今戊申歲填在虛危而不居遂

有地震之變

答陸喜鄰

失土一作有為

天下無無書不讀之人而有不必讀之書

答程周量

五經何以爲九公羊穀梁傳何以謂之經曰五經者孔氏相傳之定名九經者歷代設科之別目

答孫退谷

與君輩相處之日短與後世人相處之日長

謂諸生門人

立千秋以上之人於前而與之對談立千載以下之人於

旁而防其糾擿

一作摘

性猶藥之有溫涼寒熱情猶藥之有甘辛酸苦其能入某

經治某病則才也有小毒有大毒氣質之偏也

答周允昌

一本失答下四字

萬姓仇予五子親臣也以君爲體故曰予故天棄我祖伊

世臣也

傳以爲祖己之後

以國爲體故曰我

王十朋論蔡琰失節之婦不當入列女傳不知列女之名

起于劉向自娥皇女英至于妲己褒姒皆列女也

唐世以物望取人而不疑于有司者其概有三一曰貢舉
許人以卷獻往往皆得公然推薦二曰選曹鑒裁甄拔不
皆關於資考三曰考功有褒貶之實有升降之由

古厯五星皆順行至秦始有金火之逆漢初測候五星皆
有逆故班氏謂漢之末造人紀不修師旅數起五緯始失
常矣

弟子之職在洒掃應對進退其行在孝弟忠信其學在詩
書禮樂春秋其用之于身在出處去就辭受取予其舉而
措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罰

商君傳爲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陳子龍曰以開阡陌
而去其田塍則其曰賦稅平者何居愚謂周末井田之制
漸廢民之轉徙失業者或棄其百畝而不能治有餘力者

又不能兼并以致田多荒蕪而賦稅失平商君許其兼并以便豪強亦以益公賦也

路史顏氏見圜稱陳留傳及葛洪集要皆云顏出于邾而

朱之儉譜獨以爲出于伯禽之庶采于顏者非也

志顏氏之先出自黃帝

一本脫陋卷十一字

陸終生六子其五曰晏

安爲曹姓國子邾武王克商封其裔孫挾爲小邾子挾生

非非生成成生車輔車輔生將新將新生訾父訾父生夷

甫夷甫字伯顏諡武公春秋邾武公爲魯之附庸故公羊

傳稱顏公有功于齊齊威公命爲小邾子別封其子友于

卿子孫以父字爲氏以其附庸于魯故世事魯爲卿大夫

左傳莊五年疏夷甫顏似顏是名夷甫是諡

李詩第十九卷贈李十二左司郎中崔宗之此崔贈太白

詩後篇乃太白酬崔耳李行十二崔行五崔詩中但言李
侯而末惟道嵩山之勝下篇以嵩山爲答其爲兩人之詩
甚明又後一詩亦曰贈李十二注曰攝監察御史崔成甫
贈太白知與此同是附入之作而混編于目錄者此校書
者之鹵莽也

古無所謂時凡言時者四時若春夏秋冬是也自漢以下
厯法漸密于是以一日分爲十二時而以十二支配之厯
家以黃道之中爲午日加午謂之午時猶之斗建子謂之
月後世猶以爲疏而有天盤二十四時之說月之所建十
二位者四方也日之所躔十二位者黃道也其實不同

齊建武中吳人姚方興于大航頭得孔安國傳舜典一篇
比馬鄭所注多二十八字唐太宗貞觀七年十一月丁

丑頌新定五經 高宗永徽四年三月壬子朔頌孔穎達
五經正文于天下每年明經令依此考試

舊取士依注疏神宗患諸儒之說不能畫一乃頌王安石
詩書周禮義于學官謂之三經新義熙寧八年 畫一作歸

學官 一作學宮

無殺人之心者可以殺人故有提兵合戰破城屠邑積尸
如山流血成川而目不爲之瞬而獨兢兢于一獄牒之入
有心與無心之異也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生長江南者不得其解
江南一橋可支數十年若北方須年年造橋夏初水漲之
時橋木便撤去否則爲水衝去矣每以此說告人多不肯
信今日見泗水志云冬春之交霜降水潤居人多于河中

築沙爲途中留一道以通泉水而上跨以木橋民不病于
寒涉至春凍既解山水漫瀾則依然褰裳而濟抑或風雨
驟來波騰流急水之深以數尺計行人往往頓足岸旁無
棲身之處亦每稱未便焉其居使之然也
短右袂向來不會理會得兩隻衣袖一長一短不成模樣
蓋古人之裘如今皮襖必以綢貼之而成但短其皮不短
其綢則運動既便而于外觀亦無所妨
海宇將亂必有聖人焉起而定之修其可用之具于我俟
有王者作而後輔焉孔明之抱膝長吟王猛之悠然自得
此第一流人物也如度其才不足以用世堅持大義以答
本朝光武東帛于逢萌肅宗召拜于甄濟此亦其次也舍
此二途別無人品矣

名以自謂字以尊德帝芬帝槐也固未悉其名若字也班氏表古今乃列芬于上下置槐于中中非特是也夔后夔也居夔于上中出后夔于下上韋豕韋也置韋于下上置豕韋于上下郵無郵與王良並著范武子與士會俱垂此何爲耶以至列帝柱玄冥之後立共工與女媧齊等陋矣夫人物之表也

南國賢書載應天主考官建文元年己卯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學士高遜志直隸蕭縣人永樂元年癸未翰林院編修王達直隸無錫縣人永樂三年乙酉翰林院侍讀學士王達宣德七年壬子翰林院侍讀苗衷直隸定遠縣人宣德十年己卯同正統三年戊午翰林院侍讀陳詢直隸華亭縣人十二年丁卯翰林院簡討錢溥直隸華亭縣人

天順三年己卯翰林院侍讀學士錢溥成化四年戊子翰林院侍讀學士陳鑑遼東蓋州衛籍直隸長洲縣人二十二年丙午左春坊左諭德程敏政直隸休寧縣人弘治五年壬子右春坊右諭德王鏊直隸吳縣人正德二年丁卯翰林院侍讀顧清直隸華亭縣人五年庚午翰林院侍讀朱希周直隸崑山縣人嘉靖四年乙酉翰林院侍讀學士徐縉留守後衛籍直隸吳縣人十年辛卯左春坊左中允孫承恩直隸華亭縣人二十二年癸卯翰林院侍讀華察直隸無錫縣人三十四年乙卯翰林院侍讀嚴訥直隸常熟縣籍吳縣人三十七年戊午翰林院侍讀瞿景淳直隸常熟縣人四十年辛酉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讀吳情直隸無錫縣人自吳情典試同邑中者十有三人時諭

大譁謫降廣東市舶提舉命南畿人不得典南試

汪旭奇續皇明通紀有海瑞杖御史事先祖云少時在南京監察親見海公行事要無此事今案實錄正統十二年南京監察御史范霖等劾南京右副都御史周銓擅杖御史則知祖宗朝固無此例此蓋齊東野人之語也

顧鄰初載金陵鑄錢 皇明洪武初制寶源局于應天府

鑄大中通寶錢凡五等一兩五錢三錢二錢一錢重各如

之 令戶部及各行省鑄洪武通寶錢 實錄永樂十年

七月甲午鑄永樂通寶錢宣德九年令南京工部鑄宣德

通寶錢弘治十八年鑄弘治通寶錢嘉靖三十二年十一

月上諭工部鑄洪武至正德紀元九號錢一百萬錠嘉靖

紀元號一千萬錠

金石之文謂足以傳信况出自退之手筆而明年平夏又
明年平蜀目見之事述之猶有差謬甚哉作史之難也
六國年表云獨有秦紀又不載日月可見史家必載日月
徐寶摩節飲篇跋傳曰水懦弱民狎而玩之故多死焉酒
之禍烈于火而其親人甚于水有以夫世盡歿于酒而不
覺也 徐氏又曰庸醫亦欲人之生然惟恐其不病良藥
亦欲人之生然唯恐其病唯恐其病而後凡可以生者無
所不至此節飲之說所由起也

徐氏下原衍一子字刪之

不盈... 公... 年... 無... 此... 今... 案... 實... 結... 五... 錄... 十... 二... 平...
出... 諸... 祭... 皇... 國... 盛... 孫... 齊... 魏... 封... 喻... 史... 事... 次... 據... 云... 之... 初... 五... 國...
人... 精... 精... 魏... 東... 市... 賦... 對... 舉... 命... 南... 婦... 人... 不... 爲... 典... 南... 婦...

菰中隨筆卷二上

白虎通繼嗣平明則賓連生于房戶賓連者木名連累相承取在于房戶象繼嗣也

南情如紙南胥如巷南夥如蟲

孝宣卽位思戾悼之名不改亦無一人更言泉鳩里事此

見西漢近古後代因之而恩怨相尋之報中于國家者多

矣

鮑永字君長拜僕射將兵案河東永好文德雖行大將軍

事常白襜路稱白衣尙書鄭均以病乞骸骨敕賜尙書祿

以終其身時人號爲白衣尙書

容齋隨筆蔡京爲政士大夫不得讀史

朱子注參同契託名鄒訢鄒與邾同是朱字訢與熹同訓

喜字

董仲舒自下吏後遂不敢復言災異

晉董京與隴西計吏俱至洛陽嘗宿白社中此洛陽之白社也水經注贛水又厯白社西有徐孺子墓此南昌之白社也雜陽志今馬市之北白社故里也昔孫子荆會董威輦于白社以同載爲榮

王弼易注古文王明夷則主可知矣仲尼旅人則國可知矣

蹇豕西南地也東北山也以難之平則難解以難之山則道窮

孟子注天若顏淵壽若邵公

爾雅疏鮪今東萊遼東人謂之尉魚或謂之仲明仲明者

樂浪尉也溺死海中化爲此魚
箋蝦水中軟甲蟲也

籜下後漢長沙王始煮草爲蘘按後漢無長沙王蘘音老
乾梅之屬又凡乾果皆可謂之蘘一作蘘

說文鱈魚皮有文出樂浪東曉神爵四年初捕收輸考工
東曉樂浪縣名可與柯醬事對

樊噲傳賜上聞爵晉灼曰名通于天子也蓋猶今之欽依
官其未上者則謂之劄付官耳

蒯通之名乃避徹字朱福之名乃避祐字

輟耕錄樵李願淵白恃才傲物嘗入京獻燕都賦翰長元
公復初不喜曰今夫朝四海之統六合六家燕蓋昔時戰
國名何燕之稱慙恨而歸

利是不好底命與仁是好底何以一概罕言曰正爲今日之言命言仁者皆皇皇求利之人也故夫子無概而罕言之也

我者對人之稱吾者性分之所固有曰不可如此分別且如易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好爵性分之所固有也偏作對人之我我與爾縻之則對人之我也而偏作性分之吾當如何解

趙普永興之幕僚陸秀夫淮東之記室平賊賊帥陳工王祥弟覽韋承慶弟嗣立陸象先弟景融

繼母之賢漢翟方進後漢郭丹母皆隨其子至長安受經人之最難假者書也然有女奴習書如夏竦之于名介字

半不成如愍懷太子路上邀書如鍾會之于鄧艾

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長孫道生一熊皮障泥數十年不易
丙辰年與客談及納官事先生舉先帝時大案答之曰歟
虜辱國或言國已亡先生復舉柳下惠之言曰臣亦有國
于此因言尙書百篇之目曰今日典謨訓誥俱可不用只
一篇賄肅慎之命便了

南宋時羣盜聚任城荆榛中累世爲患謂之任榛宋書申
坦傳坦建議任榛亡命屢犯邊民軍出無功宜因此翦撲
上從之亡命先已聞知舉村逃走

史通云言無畫一其例不純

梁武帝時南海王大臨南郡王大連並以皇孫入國學明
經射策甲科

鹽鐵論宋伯姬愁思而宋國火魯妾不得意而魯寢災

西寧衛東距西安府二千三百里自西寧行百里許出石碛卽爲塞徼又行四五百里乃爲青海周環七八百里其西有大小鹽池西南通烏斯藏西北通瓜沙哈密皆可牧可獵之區

漢靈帝中平元年郡國生異草備龍蛇鳥獸之形風俗通曰亦作人狀操持弓弩一一備具是年黃巾反終漢之世兵革不得息

後魏世祖太平眞君七年四月戊子鄴城毀五層浮屠于泥像中得玉璽二其文皆曰受命于天旣壽永昌其一刻其旁曰魏所受漢傳國璽

張九齡傳九齡出爲冀州刺史以母老在鄉而河北道里遼遠上疏固請換江南一州望得數承母音耗優制許之

改爲洪州都督俄轉桂州都督仍充嶺南道按察使上又以其弟九章九采爲嶺南道刺史令歲時伏臘皆得寧覲蕭穎士傳聰警絕倫嘗與李華陸據同游洛陽龍門三人共讀路側古碑穎士一閱卽能誦之華再閱據三閱方能記之議者以三人才格高下亦如此

宋史趙上交傳廣順初拜禮部侍郎會將試貢士上交申明條制始復糊名考試

宋仁宗至和元年三月癸巳令嘉王楷赴廷對戊申賜禮部奏名進士及第出身七百八十三人有司以嘉王楷第一帝不欲楷先多士遂以王昂爲榜首

淮南子好事者未嘗不中中傷也爭利者未嘗不窮輕士

多利重土多遲清水音小濁水音大湍水人輕遲水人重

針成幕慕成城事之成敗必由小生
行合趨同千里
相從行不合趨不同對門不通

刮刷注刮巧工鈎刀也刷者規度刺畫墨邊箋也

劉覽徧照注猶留連之留劉覽回觀也

被髮文身以象鱗蟲注被翦也

修榘閉慎管籥注榘鎖須也閉鎖筒也管籥鎖匙也

大而可析者謂之薪小而可束者謂之柴

壓彈山川注彈山川令出雲雨復能壓止之也

訟閒田注若虞芮及暴桓公蘇信公是也按詩彼何人斯

蘇公刺暴公也不言田事
左傳有蘇忿生之田

列女傳衛夫人齊侯之女也嫁于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

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

文中子美哉周公之智深矣乎寧家所以安天下有所
以厚蒼生也

劉原父曰所謂君弑賊不討不書葬者言比其葬時而賊
未討則不書葬也既葬而後乃討賊則雖已討葬猶不追
書也閔公是已討賊雖遲而葬在討賊之後則葬得書陳
靈公是已

吐谷渾牀頭猶置温子昇書陽夏太守傅標使吐谷渾見
其國主牀頭有書數卷乃是子昇文也

矯慎謝夷吾折像郭鳳計子勲吳績吳範趙達趙僧岩晉
郭璞趙文南齊顧黯歡盧度陶弘景後魏裴宣唐王績皆自
尅死日

九都賦張衡西都東都南都左思蜀都吳都魏都徐幹齊

敬 都劉劭趙都庾闡揚都

蘇峻

桓玄

劉裕

自京

石頭

蘇峻

自歷陽

上流舉事成者

陳敏自歷陽據江東

王敦自武昌入

石頭

蘇峻自歷陽入建康

桓玄自江陵

劉裕自京

口討桓玄

宋孝武自州討元凶劭

梁武帝自襄陽

侯景自壽陽元帝自江陵

不成者王恭自京口次竹里而敗

盧循自始興至南

塘而退

宋晉安王子勉自潯陽

按晉陽王名子勛

桂陽王休範

自江州至朱雀桁而敗

沈攸之自荊州

齊陳顯達自

潯陽至新亭

崔慧景自廣陵圍臺城

王琳自淦城

張以寧應制作鍾山說有云陛下仰承天意建為南京與

汴並峙至盛典也然以臣之庸謏以為臨濠重地鍾離至

險乃陛下啟聖之帝鄉所宜立號中京立之宮闕如漢南

陽侯天下悉平民力完富乃營關洛別爲西京連亘相望
歲時行幸蓋創業于此以乘方來之王氣並建都邑以開
永久之宏規以承中華之正統以衍億載之不基伏惟陛
下神謀睿算必有處矣

劉元震任邱志序天下邑令賢則太平興天下邑志善則
良史備

州郡圖志唐則三年一上宋則閏年一上
蕭何入關收秦圖籍 孔明治荊州先令國中游戶皆著
籍自實

瀛南子李空同曰范曄後漢書皆剗精剗采著力字句之
間以今觀之李文正坐此病而乃以是議范何也
鹿邑志鄉都之制周人鄉田同井之遺也于此見先王愛

民之厚焉其渙也卽居聚而別之慮其不相下也別里甲而長之慮其爭也僉耆老以決之慮其頑也制木鐸以警之慮差糧罔均也爲之書算之慮守望罔助也爲之保甲之無非教民淳而使之仁也夫法何以久弊人以時澆相聚者思影射而離長里者肆科斂而虐耆老僉以惡少而是非淆木鐸妨以他務而做戒息書算巧事飛詭而奸人利保甲苦賂巡捕而怨聲作似非始制鄉都之意矣是豈法做哉用之者之做也

四全錄以太平興大平四志書匯

地勢通塞民居多寡市貨盛衰不嘗不相因也嘗考之聚貨曰集稅課曰鎮停物曰店聚落曰村藩落曰塞鄴志土著曰里遷發曰屯地以人勝貨以地阜而匪法曷均是故周設司市掌之分地辨物禁靡成賈結信刑競革僞斂賒

所以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也

古者占國貧富不以貨財而以戶口多寡何哉蓋天生衆將使之導利而裕用也故孔子論富先乎庶大學理財亦本于生之者衆降及叔世不知以人爲富于是倉庫多于比閭吏胥煩于主伯催科急于耕耘軍戍盛于亞旅律令密于版籍戰馬臚于耕牛桎梏廣于杼軸農夫日散而游民夥戶口日耗而盜賊多耕輟則賦逋師興則金費國欲不貧得乎

隆慶六年進薛瑄從祀萬厯十一年進胡居仁陳獻章王守仁三十七年禮部覆羅從彥李侗聖旨是著各衙門作速議奏四十二年羅李從祀

張益正統中侍讀學士與夏太常景同年景見益所撰石

渠賦絕筆不復爲文益見景寫竹亦絕筆不復爲畫
文徵仲太史有戒不爲人作詩文書畫者有三一諸王國
一中貴一外夷生平不近女色不干謁公府不通宰執書
一本無第二有字

江東籤宋寶慶間贛尉莆田傅燁撰 一本脫此行

四海有人能館我百年此日不思鄉雲間馮樵谷旅中除

夕詩也陸儼山遂捐數千金田莊爲贈

儼山名深上海人
解元詹事諡文裕

上元志聞之長老弘正間居官者大率以廉儉自守雖至

極品家無餘貲此如胡之弓越之劍夫人而能之也嘉靖

間始有一二稍營囊橐爲子孫計者人猶共非笑之至邇

年來則大異矣初試爲縣令卽已買田宅盛輿服金玉玩

好種種畢具甚且以此被遣責猶恬而不知怪此其人與

白晝攫金何異回視先輩之風可以愧死矣操行如此他復可望乎

嘉靖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恩詔一各處帝王陵寢前代名賢及本朝公侯駙馬伯文武大臣敕葬墳墓有被人毀發荒穢不治者所在官司卽與修理照例編僉附近居民一丁看護免其雜泛差役其塋域所占地畝稅糧一併除豁有司不卽奉行者撫按官一體究治

江浦志談經校裁大比竇與均之爲士設也夫士當家食卽荷國恩粟米之征計田地各百餘畝而會饌之役派及八夫僅足每年常數自是而貢舉其費殆將十倍靜思所自孰非吾鄉之膏與脂哉唯窮恐負鄉人斯達能不負天子

至元丙子宋淮西閩帥夏貴降元宣授中書左丞己卯卒
有弔以詩者曰自古誰不死惜公遲四年問公今日死何
似四年前

六安州志天下名存而實亡者無甚于軍伍費而無適于
用者無甚于歲辦之軍器

紀國初者大率用歲干支夫古人以干支紀日不以紀歲
若道其實仍紀龍鳳年爲是然考之史記于高帝初起不
稱楚懷王元年而稱秦二年三年又我太祖嘗作滁州龍
潭碑文云云元末帝至正十有四年觀此則宜稱至正

水自史記有河渠書漢書有溝洫志所載止黃河一瀆而

已未及三瀆以至百川范氏以至歐陽氏并廢不作宋史

則復立河渠志

急告寧休皆假名也吉曰告凶曰寧

歛志佐貳之加俸博士之不必隔省此隆慶末年執政之

新法

國家武舉會試至正德間始有定制而各部鄉試先期舉
之始之以騎射次之以步射而以策論終焉蓋欲合大將
鬪將而舉之于一夫望之隆求之密反失之舛而疎矣夫
但能跳盪者則有鬪將之力固不必熟韜鈴如果熟韜鈴
則真大將之才又何必事跳盪哉毋論往代他郡但論昭
代吾鄉蔣定西目不識丁李征蠻僅記姓名使之應舉則
持不律不啻鐵纏稍矣焉能終場哉愚以爲當分二科庶
乎各効所長而大將鬪將無不有矣

世及之典上世所隆末世不無濫矣乃若尊崇其先則往

代皆在所略唯昭代爲獨隆蓋高皇帝建太廟僅立四祖
而定恩典則一品已推三代視天子之親僅一間耳聖心
何篤厚哉無非達孝以作忠耳
文華武英兩殿中書舍人卽漢之丞相掾晉之中書舍人
唐宋之起居舍人也以監生儒士考選爲之須仗眞才非
有奧主亦不易得得則須倬直辦事夙夜在公非若貲郎
之乞差以填考需次以承恩者也所謂典書帝載黼黻天
言皆中書事而舍人則奉行傳送者耳然而居于君相之
間介在簾陛之際從親臣稱近侍故以人主之嚔笑唯阿
雖沈嚴于五位而聖德可以漸闕視之巖廊較切以相公
之純疵衷辟雖籠罩于百僚而底裏于焉畢露得之觀聽
最眞然非百忍三緘之人不能久居於此

國朝固有吏胥而中者矣如李森南昱鄭溫名第皆昭昭
會試錄則鄉試可知人不盡考耳嘉靖戊午吾鄉國子生
甲入試北畿猶有吏胥同號隔舍之事今定絕無然亦願
人自力何如耳

館選初開周文襄公願附二十八人之後朝廷許之入館
數年乃歎曰此地雖清華好養平世三公耳願非一蹴可
至吾將何以見才力求外補許之其後巡撫江南二十餘
年興除利害三吳迄今賴之使以館閣終則不過作選中
二王耳安能建不世伐也

任子汲黯劉向唐之裴行儉李德裕宋之呂公著韓忠彥
范純仁

朔志舊制有守備掌印巡捕管屯等官清朝順治十年裁

印屯等官改掌印爲衛備改城守爲操守未幾裁操守衛
備兼之十六年裁衛備仍設操守一切戶口錢糧併州統
屬將五所編爲五里

婺志西北利差東南利顧

博平志賤輸其所產貴易其所闕

東光志考之會典國初多義兵歸附及投充之人後皆以
罪謫充或以民兵充此制軍之大法也軍籍之外有民壯
以備警急卽古民兵之遺意也

吉安志楊海嘉靖末爲工科給事中嘗曰今欲天下平非
盡汰虛文殺縉儀不可昔晉弊于清談六朝若唐以浮辭
弊宋以空言弊予懼今時之以虛文弊也

贛州志 祖宗朝最加意太學洪武甲子秋京闈中式多

太略如北平明年正月成凡四十帙所拓碑文北平四百
通闕東二百通不在數中仍印識如前上進一本無危疑
二字

國初分滿刺降人隸各衛故各處有此種人俗名回子不
食豕食牛會典載默法那國卽回回祖國地接天方

鄭履淳云書曰既富方穀堯子告冉求亦先富之而後教

之今則反是民有一廛之產數畝之業里甲侵之官吏擾

之豪貴凌奪之衣食僅能自辦則數者交至必至窮絕而

後免焉夫迫于不得已無計可以自存乃深思以爲彼之

敢于困我而我莫敢與抗者非官府里胥卽讀書豪貴之

家也我亦有子何弗教乎遂至傾家破產結友從師逼使

讀書惟冀一得衣冠卽可無侵擾凌奪之患故十餘年間

民困益甚讀書益多生儒衆甚數倍往昔甚或重賄要求

以希入學然既異于凡民乃遂以昔之受于人者加于人
又或引類聚羣侮瀆官府則讀書益多民害益衆幼學儒
生志圖若此他日登科登第寧肯爲朝廷撫綏萬姓又肯
爲鄉里庇恤小民乎臣不識仲尼之徒流弊一至于此今
則又異矣一學之中借姓者十之三人奴者十之一儒風
掃地矣

嘉定志謂之扇者正副糧長割地管轄各立簿籍一扇故
也

豐考功論朱子綱目謂綱辭多費非謹嚴之體日記太略
無以考見本末

國朝武舉唯取武弁一途正德初劉忠宣大夏始疏廣其
選凡鄉會武場俱準文場之年以十月行之鄉舉必歷中

三科方得聽用會舉則高第者卽授都司守備把總餘皆授以鎮撫以次遇缺推用如俞大猷之歷總兵佩大將軍印者出于其中

永樂元年癸未當會試以登極之初命各省更鄉試次年甲申會試 正德十四年己卯江西以寧藩之亂缺鄉試嘉靖元年壬午併取一百九十人

永樂七年會試中式陳璘等八十四人以上在北京至九年方行殿試故永樂無己丑而有辛卯進士

貴州鄉試解額例附滇其特設科取士自嘉靖十六年始弘治中曹縣知縣鄒魯撤東嶽廟文 禮諸侯祭境內山

川泰山非曹境而祭之曰僭祀典當祀者六泰山非所當祀而祀之曰諂僭犯禮諂背義皆非也邑東有廟祀泰山

已久魯以其不享非禮也撤之 撤玉皇廟文 天爲積
氣而變化者二氣之所爲也今祀者以玉皇爲天之主使
有耶則不當祀使無耶則不必祀魯患其惑民而罔神也
撤之撤梓潼廟文 梓潼有耶人而神耳非世所謂七曲
星也梓潼無耶鬼之屬耳非所當世世祀者也學有廟焉
禮乎撤之以祀鄉賢

曹州志國初設州領縣殆有深意後世體統陵夷遂謂州
屬與府屬差別府以縣爲主州則與縣別土也府屬巨細
關白州屬則可直達也府專制屬縣殿最州屬則互相短
長也府縣謁諸司尙分庭州與縣則同班也勢成漸靡當
事者力挽不得矣

曹志序濟南王敕爲令爲守以至爲天下大小不同須胸

中此邑此都此天下而後能以一心通萬心設施置措合
人情宜土俗否則或拂人之性是方志又參贊裁成之事
也

太祖改元行中書省爲承宣布政使司改肅政廉訪司爲
提刑按察司改宣撫司爲都指揮使司

任平聲以國爲氏葉音攝以邑爲氏讀如字皆非

賈耽嗜觀書老益勤尤悉地理凡四夷之使與使四夷還
者見之必從詢索風俗故天下地土區產山川夷阻必究
知之方土蕃盛強盜有隴西異時州縣遠近有司不復傳
耽乃繪布隴右山南九州且載河所經受爲圖又以洮湟
甘涼屯鎮額籍道里廣狹山險水源爲別錄六篇河西戎
錄四篇上之詔賜幣馬珍器又圖海內華夷廣三丈從三

丈三尺以寸爲百里并撰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其中國
本之禹貢外夷本班固漢書古郡國題以墨今州縣以朱
刊落疎舛多所釐正帝善之賜予加等或指圖問其邦人
咸得其真又著貞元十道錄以貞觀分天下隸十道在景
雲爲按察開元爲採訪廢置升降備焉

爾雅釋言篇疏論語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定
公問一言而可以與邦六言六蔽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
四言左傳趙簡子稱子太叔送我以九言皆以一句爲一
言漢書東方朔云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一萬言則以一字
爲一言也

後周書建德六年十一月詔自永熙三年七月已來去年
十月已前東土之民被抄略在化內爲奴婢者及平江陵

之後良人沒爲奴婢者並宜放免所在附籍一同民伍若
舊主人猶須共居聽留爲部曲及客女客女今之雇工
婦人也

說苑蘧伯玉使楚逢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接草而待曰
敢問上客將何之接草可對班荆

貨殖傳言臨淄之俗而曰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王導曰
不如此何以爲京師

土著字出史記西南夷傳大宛傳

莽時多張空簿

管寧皇甫謐上疏辭薦並自稱草莽臣

沈約郊居賦因犯檐而刊樹由妨基而剪巢此老胸中大
不乾淨

杜甫夔府詠懷詩缺籀將棘拒倒石賴藤纏可謂行所無
事
宋余良弼英烈王廟記漢韓說封龍頡侯後擊東越有功
封按道侯蓋一人而再封太史公年表及列傳皆同而漢
書功臣侯表乃以龍頡侯爲韓說按道侯爲漢韓說
韓文公爲人作誌銘或銘或不銘或公或君或字或名之
無一定之法蓋非一時之作而或出于少年未定之文歐
陽公仁宗皇帝御飛白記不稱臣修而曰予則失之忽而
取譏于洪氏此古人之不足法者後人作文不可以此藉
口

後漢蔡順母年九十以壽終未及得葬里中災火將逼其
室順抱伏棺柩號哭叫天火遂越燒他室順獨得免

憚傳長沙有孝子古初遭父喪未葬鄰人失火初匍匐
止以身扞火火爲之滅晉劉歆字長盛曾祖母柩在殯
而西鄰失火風勢甚盛歆夫婦叩殯號哭火遂越燒東家
歆何琦字萬倫母喪停柩在殯爲鄰火所逼烟焰已交家
乏僮使計無從出乃匍匐撫棺號哭俄而風止火息堂屋
一問免燒南齊傅琰遭母喪鄰家失火延燒琰屋琰抱柩
不動鄰人競來赴救乃得保全琰股髀之間已被灼各梁
徐普濟居喪未及葬而鄰家起火延及其舍普濟號慟伏
棺上以身蔽火鄰人往救之焚炙已悶絕累日方蘇而葬
王莽追謚夫子爲褒成宣尼君此宣尼二字所始越言
莊子伯夷叔齊北至于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郭注論語
曰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不言其死也而此云死焉亦

欲明其守餓以終未必餓死也

春秋鄭修公之母賤與羣公子並逐于先君而國人立以爲君田嬰有子四十人其賤妻子文初戒勿舉也舉之而賢卒嗣靖郭如一百六十八人又

趙宋有張正與妓譚狎別去生子三年不相聞歸紹厥家登進士第朱景先主管四川茶馬爲子遜買妾福娘而娠娶婦舍旃遜亡無他兒適蜀使至知其子八歲矣迎致于吳宗祧賴以不絕

宋陳堯佐知永興軍初太后遣宦者起浮圖京兆寺中前守盡毀古碑爲磚甃用堯佐奏曰唐賢臣墓石今亡六七賢子孫深刻大書欲傳之千載乃一旦同于瓦礫誠可惜也其未毀者願敕州縣完護之于是乃存一二姜遵

傳知永興軍太后嘗詔營浮圖遵毀漢唐碑碣代磚甃
白樂天九老圖序洛中遺老李元爽年三百三十六
唐未有鄭遨者與李振厚善振仕梁至崇政使遨未嘗一
至其門後唐同光初振竄嶺外遨徒步萬里見之
呂南公著灌園集陳繹以翰林學士出知建康軍寶禮南
公爲諸儒倡每謂人曰吾不以左官爲不可意而獲一灌
園先生其榮多矣
喻良能著忠義傳起于戰國王蠋終于五代孫晟上下一
千一百年所取一百九十人凡二十卷

宋子京先奉詔修唐書及帥蜀以書局自隨至成都每晏
罷盥漱闢寢門垂簾燃三椽燭媵婢夾侍和墨伸紙望之
者知公修唐書若神仙焉

淮南子武王伐紂渡于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
冥人馬不相見于是武王左操黃鉞右秉白旄瞋目而搦
之曰余任天下誰敢害吾意者于是風濟而波罷說苑
武王伐紂卜而龜燂散宜生諫曰此其妖與武王曰不利
以禱祀利以擊衆是燂之已城濮之戰文公謂舅犯曰
吾卜戰而龜燂荀子武王之誅紂也行之日以兵忌東
面而迎太歲至汜而汎至懷而壞至共頭而山隧霍叔懼
曰出三日而五災至無乃不可乎周公曰劔比干而囚箕
子飛廉惡來知政夫又惡有不可焉遂選馬而進朝食于
戚暮宿于百泉厭旦于牧之野鼓之而紂卒易鄉遂乘殿
人而進誅紂

韓詩既出于人之諷詠而齊魯與燕語音不同訓詁亦異

故其學往往多乖

音韻而無音義與音不同隨情亦異

魚女居切正韻讀如餘誤也因魚而誤者若義之魚器御

之魚據言之魚韃月之魚厥銀之魚中則以從正韻而失

之若牛之魚鳩孽之魚列則吳音尚仍其本

一本魚下有音愚二字義

下有小注藝字

一本御下小注遇字月下注元入聲銀

顧琛傳宋世江東貴達者會稽孔季恭季恭子靈符吳興

邱淵之及琛吳音不變

洪武十九年十二月庚子河南府盧氏縣主簿徐存善言

三代漢宋之盛建都率居中土蓋以大梁爲天下之都會

洛陽爲中國之形勝誠帝王萬世之基也伏望取法前聖

毋安于江左益隆大業以馭四方上嘉之

李德字仲修番禺人洪武庚戌進士官洛陽長吏遷濟南

西安二郡幕政暇徧覽帝王遺墟嘗著論西安南陽皆天下大形勝所在建不拔之基當擇而都江東非其匹也江西通志胡子祺名壽以字行洪武中爲監察御史請都關中謂金陵非遠圖不報

王鏊震澤長語自古中原無事則居河之南中原多事則居江之南自然之勢也成周以來河南之都惟長安洛陽江南之都惟建康其次則有襄鄧焉唐朱朴之議曰襄鄧之西夷漫數百里其東則漢與鳳林爲之關南則菊潭環屈而流屬于漢西有上洛重山之險北有白崖聯絡誠形勝之地沃衍之墟若廣浚河渠漕輓天下可使大集此建都之極選也雖然皆未有及燕薊之形勢者太行盤盤自西而北居庸古北松亭等關北瞰沙漠南引江淮土厚水

深博大爽塏其人沈鷲材勇杜牧所謂王不得不王霸不
得不霸之地豈非天遺其勝以貽我朝萬世帝王之業乎
欲謀生理先學看銀欲處世間先學看人
泗水志元制于縣令之外又設達魯花赤一員兼隸軍伍
謂之縣監皆用蒙古人爲之

東漢末多善書唯隸最甚晉魏之分南北差異鍾王楷法
爲世所尙元魏間盡習隸法自隋平陳中固多以楷隸相

參

蔡君謨云

宋史孝宗紀先賜名燁監察御史周必大密與陳康伯言
與唐昭宗名同音不可詔別擬進乃賜名

他本無此條

周益公記高宗降旨立儲禮部侍郎呂廣問語臣皇太子
改名从火从華臣謂唐昭宗睦字同音可乎廣問亟告丞

相取旨別擬乃用今名

晉虞懼之起長沙金李演之守任城皆以鄉官墨衰從戎
費縣尹蘇唐卿爲歐陽公篆書醉翁亭記刻石公報書云
鄙辭何足以辱巨筆然過托字法以傳不朽豈勝其幸也
又云旣喜斯亭之遂傳又懼陋文之難滅

顏魯公書恆令家僮鐫之

楊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爲四事故一爲壽二爲名三爲
位四爲貨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之謂遁人也
可殺可活制命在外不逆命何羨壽不矜貴何羨名不要
勢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之謂順民也

力差者唯取其力于可銀差者唯取其銀于產
河間志考古分野多推漢書爲詳漢以高樂重合爲齊分

以武垣章武爲趙分及考地志武垣省入河間章武有鹽
官近千童廢縣在鹽山重合在滄州高樂在南皮夫武垣
在高樂之西爲趙分矣高樂爲齊分章武越在高樂之東
而反屬趙于理安乎或孟堅止撫舊文而未躬履其地也
御史楊瑄自河間赴京師言武清侯石亨家人霸佔民田
英廟顧李賢徐有貞曰御史敢言實爲難得
任邱屈都諫伸上疏擊中貴忤旨下獄在諫垣十五年每
上一疏孝宗歛容讀之卒之日不能備棺歛唯書二籠藥
瓶二隻故衣數件而已

弘治中戶部郎中周軫言天子藏富于民而皇有莊示天
下私宜盡賦以予民卽不然革管莊內臣責有司課租解
部亦爲猶愈而景州阜城獻縣民田萬頃界連東宮莊管

莊內侍皆欲冒占民田訴于朝命戶部員外郎官廉偕御史錦衣官同勘內侍遣人邀之曰田歸我講讀官可得也廉曰以萬人之命易一官吾不忍爲也至其地徧集居民指故迹明核卒以所占田盡歸民同事者難之廉曰此戶部事我部官後患我當之不以累公竟得命如章

壽寧侯家有賜田河間數百頃詭賜額并得旁近民田又千餘頃又乞畝加稅二分戶部尙書周經曰河間地多沮洳歲無常收頃因大旱卽耕退灘一過滌雨遂成溝壑苟指目前輒增畝稅貽累貧民轉爲流徙且王府賜田畝稅二分外戚不宜獨優

正德丁卯十月賜皇親沈傳吳讓靜海縣莊田二千五百餘頃讓妻厲氏奏稱訪得河間府靜海縣莊田一處原係

河淤退灘田土乞比照皇親夏儒事例蓋奸民李良等捏稱投獻也事下戶部查得河間府莊田冊內並無靜海縣河淤退灘地四至及差官勘得雖稱無徵荒地但頃畝數多見有軍民管業難便定擬覆奏不從卒賜二家爲莊田永業嘉靖初差科道官查勘稱靜海縣原額一十九里編戶三千三百十餘年來逃移絕滅已過其半止併得八里人戶九百而已皆因本縣地土盡爲皇親勢家所奪無復餘地可以耕種困弊至此

成化四年九月西天佛子劉實巴先因造寺奏討河間靜海縣地爲寺田上許之戶科左給事中邱弘劾其妄奏之罪戶部覈實皆民間地詔仍退還民耕種

永樂中達虜投降中國者皆處于河間東昌二府正統末

也先猖獗頗有乘風煽動之意于忠肅乃擇其有位號者使隨南征之師事平即奏留于彼不復召還自忠肅被戮陳汝言爲兵部尙書好利而無遠識遂納賂召還于是二郡民俗浸有胡風

史記功臣表慎陽侯樂說闕駟云合作滇陽永平五年失印更刻遂誤以水爲心

永樂十六年慈溪縣失印請更鑄議者恐所失之印還復得之必覆出爲姦故更印文從谷爲慈谿

正統元年九月甲辰造行禮部印時尙書胡濙自劾不謹失行在禮部之印上不問爲更造之改其文曰行在禮部印一本脫此條

正統三年七月癸未朔行在禮部失印給事中御史劾奏

